



09972

劉文烈公集卷全

明劉理順著

甲戌廷試策



臣聞帝王之宏先緒而隆大業也必其君以實事課其臣而後分猷佐理有百度維新之象必其臣以實心効于君而後政修事舉成一入垂拱之休何謂實事因職以察其能是也人不必問崇卑局不必分內外而惟以職察其能賢者有以見長庸者無以覆短殿最迥若蒼素而國家因以有紀綱何謂實心盡忠以致其身是也事不必問難易時不必問順逆而惟以忠致其身智者無不竭之才勇者無不殫之力忠貞篤于堂陛而人心乃以有分誼蓋有實心方能措實事而課實事政以求實心唐虞三代之所以熙庶績而聯一德者此其道也第國家當平治之日法令未弛而振舉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九

一

之極易然防微杜漸聖人猶有憂焉蓋以爲易而狃之者治之所由自隳也國家承熙洽之後情俗日偷而整頓之頗難然拯溺濟否聖人必且勞焉蓋不以爲難而誘之者治之所日茂也慨然以用賢圖治爲己任者真大有爲之君而堯舜親見政在今矣欽惟皇帝陛下剛健中正之威備聰明睿知以有臨念念敬天出王游衍罔怠事事率祖上下陟降惟勤重農事而躬耕籍田薄賦輕徭不必陳七月之風勤問學而身親講幄日就月將非徒窮二酉之秘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五百年金聲玉振久而彌光一後先之揆遠邇淵源十六字帝典王謨操之有要允矣太平天子卓哉至道聖人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乃聖不自聖謙而又謙進臣等于廷悉以咨之首推唐虞知人安民之謨仰追二祖因才器使之方以及九邊之若何靖安羣寇之若何撲滅兵餉之若何通融軍

民之交相利賴屯鹽之欲復其舊漕馬之必循其原而歸于破格
用人以臻康乂大哉王言真所謂訂謨定命遠猶辰告也草茅之
士鬱積久矣敢不傾瀝對揚據其葵藿以副明問也乎臣聞國家
之與治者人也有人則天下治無人則天下擾人材之効用于國
家者非一途也任得其人則無不治用違其才則無不擾堯舜之
如天好生濬哲文明稱極仁極智矣而陳謨矢訓倦倦于知人以
安民者則轉移天下之要樞固不出于明明揚陋之外矣太祖高
皇帝肇造區夏成祖文皇帝載靖邦家孜孜訪求賢才以圖治理
令內外諸司各舉所知責成吏部甄別賢否因材授職都察院考
察覈實六部勿輕調藩臬選賢能守牧須久任何其用之殷責之
專而慮之遠也創業垂統綏奠斯民與勳華無異軌矣列聖不承
奕葉重熙蓋二祖以堯舜之心爲心故都俞賡於堂簾列聖又以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二祖之心爲心故拊髀興于夢寐二百六十年治安如一日者非
偶然之故也我皇上求賢若渴用人不次謂宜麟遊于郊鳳翔于
邑借斯民于協和風動之域乃數年□□窺伺于東□□挾要于
西盜寇之蔓延無已氓庶之徵調未息金甌全盛之天下而有捉
襟露肘之形固宜有以煩聖慮也噫嘻此孰非士大夫事而不肯
抒忠宣力爲國家戡定之績此殊不可解也夫四民之中士爲首
原策落此字磨勵之術士爲先離經叛道者黜而經術重巧躐速
係御筆親添
化者擯而德行出士心定而後天下之治可次第而言也□□□
□□□羈縻無術遂致披猖一壞于四路之輕入而開鐵陷再壞
于經撫之易局而遼瀋危三壞于戰守之爭執而廣寧棄□□□
□□我爲可乘耳誠以守爲戰反客爲主夜郎之疆不及漢大未
見長纓之不可請也流寇不戢民積漸不已遂至蹂躪一窮于

倚山之爲固而窟未易清再窮于各省之觀望而權不歸一二窮于移徙之無常而突不可禦非寇不可除我無以除之耳誠師出以律有進無退鼠竊狗偷假息旬餘未見一鼓之不可散也兵誠不可撤矣今日定營制明日更營制而兵終無一定之數則老弱之不汰可乎訓練則鵝鶴成行鼓舞則風鶴助勁請以精之說易其撤可矣餉誠不可減矣今日請額例明日請壓欠而餉終無報足之期則虛冒之不核可乎守則四知之常嚴侵則一錢之罔貸請以核之說易其減可矣阡陌未常不墾也鹹鹺未常不煮也自抽屯補伍而耕種無人自貴戚乞討而耕種無地自商不輸粟而輸銀而開中之法壞自鹽壅于公復壅于私而度支之用窘則修屯政以復鹽法者不可以條議爲塞責也舟楫非不時往來也驗烙非不時申飭也自雨暘失序而漂滯可虞自包攬公行而弁臺

莫問自食之不必盡其力而雲錦之色以減自策之不能達其材而馳驅之則罔閑則通漕糧而修馬政者不可以奉行爲盡職也果韓白之登壇何受降之城不可築果劉陳之持籌何東南之賦不可蠲果郭李之在邊何豢餽者不可成臂指之用果龔虞之治郡何竊發者不可成綬定之功故天下不患多事而患人之莫肩其任也不患無人而患用之莫究其施也如必門第以取士停年以用人雖無雙之國士終受抑于胯下矣官人惟賢之義不如是也豪傑特出之資其可拘滯歟如必一眚爲大德之掩寸朽有合抱之棄雖三敗之孟明無以收功于焚舟矣使人以器之義不如是也鉛刀一割之用其可不珍惜歟常誦高皇帝諭群臣用人之道曰材大者當重任之材小者當輕任之又曰凡事勤則治怠則廢賢人君子盡心如此豈有廢事蓋所謂用人而又以課人用者

抒其約結欲伸之氣而課者作。其寅亮篤棗之忠也。抑臣更有進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君臣固交任之者也。則提綱挈領。合群策群力。而又安一世。是在皇上之一獎率。間耳。臣草茅新進。干竇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遵旨條奏疏

奏爲遵旨條奏事。慨自□□畿南爲首。已久。濟南再陷。運道堪憂。目今時勢亦云棘矣。恭誦明旨。愧乏嘉謀。謹以膚見。列爲六款。仰候聖裁。一曰。作士氣。人情鑰。安漸成痼疾。雖經申飭。弛玩尙多。伏乞時賜清問。勸以忠義。凡有小才小善。悉加甄收。以鼓其憂國忘家之志。則投袂而起者。將蒸蒸矣。一曰。矜民窮殘。破諸邑子遺可憫。特詔寬恤。問疾吊傷。命所在有司。設方賑濟。併其額賦。與之蠲免。則民荷更生。百堵可以漸作矣。一曰。簡良吏。拊循百姓。全在有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四

司州縣調補。雖各有人。倉卒陞授。未必人人召杜。速催赴任。之後。勅撫按再加甄別。不堪者。速題更補。無再誤地方也。一曰。會師期。□□分掠力勢。正單援師。旣集。可以一戰。如尙盤踞。則悉衆以攻之。如已退走。則合力以躡之。量其經行之處。間道抄伏。邀其輜重。必大獲之。不然是終違明旨。而聽其飽出也。國憲能貸之乎。一曰。信刑賞。自□□以來。守土之官。有棄信先逃者。有固守全城者。功罪旣分。勸懲宜亟。乞勅撫按確查。速奏逃者。毋聽其狡飾之口。守者立酬以越等之陞懼。而且奮人皆固守。□雖暴肯久。敝其力乎。一曰。招脅從。□所勾引。多內地人。迫于虎狼。非甘心爲之。用者大張榜諭。許其來歸。能縛□□自贖。併與賞敘。□□之性。必生疑猜。敢久頓于內地乎。以上六款。極知庸腐。無當天聽。顧經國之計。孰能舍根本。而別爲收拾。制勝之機。孰能舍行間。而別爲策厲。謹

略陳其固陋如此臣曷任激切惶悚之至

敬摠未議疏

奏爲恭讀聖諭各懷感憤敬摠未議以裨修省事臣聞盜賊之禍自古有之時雖竊發旋就撲除未有久稽天誅上厯聖諭如今日者昔應天詔書跋扈革心瀘淵御蓋□□奪氣茲王言諄摯淳樞身先計必作怒蛙之勇奮而來鳴鳴之好音者臣日侍輦轡罔神幹濟君憂臣勞大議謂何謬陳管窺用代投袂聖諭云倚任非人亂本已灼鑒前之失圖今之是發縱指示者調度之合宜與否執銳披堅者進勦之如期與否聖明裁鑒無俟瑣贅臣所感憤者皇上之明無不晰愛無不周而中外之所以事皇上者誠多未積才多未盡東西南北之不化富貴身名之是圖缺出而或營或避總不從國家起見議發而倏是倏非幾曾爲百姓解懸夫事堯舜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五

主值飢溺之秋當同心共濟隨事盡力曷得以寵榮利祿之念雜其中而滋之情窳致機槍之莫掃乎願諸臣之洗濯其心以共爲廓清地也糾桓日增益矣非殺良以冒功則侈零以自炫芻粟日接濟矣不曰有司之閉關則曰村聚之罷市夫縱無盡寇之能宜無爲民之毒果有衛民之兵何無犒兵之民自有事以來率以此爲脫卸而莫之變懲覈不嚴玩侮日甚雖竭閭閻之脂膏輦內府之金繪恐感恩而不畏威終無益于勝負之數也謂宜專設台員以監之廉得其實立法以徇可也夫調邊兵遣宿將謂習行伍耳將屢戕于兵而民苦兵甚于苦寇兵將之不足倚任亦可知也曷若擇守令之賢者而崑以鄉勇團練委之無事則各自保守有警則互爲應援室家井墓之念激發其捐軀赴義之心其整禦必有可觀第不可不爲之餉也耗百餘萬于無用而不問者豈靳數十

萬于有用乎不可不久其任也有優先以酬其後者曷妨借寇以竟其績乎蓋揣時度勢而欲轉敗爲勝者終無如此法之便也亂匪降自天職競由人亂匪弭自天亦職競由人故臣首以一心一德之說進而繼以明罰繼以教民而久任蓋誠見皇上避殿減膳寇平方止宵旰何其切而僅僅素衣角帶遂足以內順外威而仰答焦勞竊不敢自信也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大臣當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論

道有一致之用而道以爲事者無岐揅之功道者何本諸身而流通於君民者是也無發不真無觸不靈然必隆翼戴于君而彌綸參贊之業乃有藉以暢于民然非誠豫于身而彌綸參贊之業終未能以得之君者此格心之道爲立朝第一義而大人所挾以靖獻者蓋不在區區補救之末矣蓋天立君原以爲民而臣之義正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九

六

以輔君元亨利貞天道也而元爲長仁義禮智人性也而仁爲尊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君法天而立道臣引君以志仁噫嘻此大臣之責也均是臣也何以獨責之大臣哉大臣之身與君共朝夕而大臣之道與君爲唱和人身負陰而載陽履中而蹈和喘息呼吸貫浹于天地萬物之表而清寧發生坐得諸靜觀之頃者道之所發不可遏抑也設有慘急刻覈之念拊心能自安平設有慘急刻覈之事撫躬能自遂乎非獨其實然也設有被我以拂戾殘刻之名者吾能無瞿瞿然驚乎無他愛吾身故不忍置身于道外而思以成吾身益不得不約守于道之中耳以之圖吾君何不然也則致之于唐虞三代之隆而還斯民于協和風動之舊大臣應不俟轉念矣顧正者仁義道德嘿喻于君心而規矩準繩自率以中禮非如因事納忠人臣有可居之功也不本諸道孰與感通不本

諸守身之道孰爲眞篤故令徒以馳驅經營効則僅備股肱令徒以繩愆糾繆効則僅供耳目股肱耳目吾不謂非道所分寄之官而道之統會不在則正之要領亦不存曷如積誠感動者爲術約而實該乎而守身亦曷易言也自盟心屋漏以至大廷登對天地鬼神實式臨焉何處可容疎玩何時敢乘怠違必如曾之宏毅戰兢兢日稟于淵冰而後可言守也又必如尹之樂莘千駟萬鍾弗爲顧視而是君是民必欲親見而後可言守也蓋奉吾身早如奉吾君而于身不苟自于君彌恭誠之所孚志無不通一心一德肅雍于拜颺廢歌之間而海內生意益如也蓋以親事君而非徒寵靈之赫奕也孟氏嘗言之矣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聞之守其身而不能事其君者聞之乎以夫事君而非徒鱗翼之攀附也孟氏又言之矣存養不貳所以事天言行有恒非所以事一人乎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七

宗子曰躋于元良而家相無忝于夙夜胡氏之言蓋奉教于君子而仁民愛物一以貫之者也夫道渾淪而廣博守亦豈局曲于一膜而髮膚手足之罔愛已乎鞠躬盡力守之貞也開誠布公守之用也集思廣益守之量也虞庭合二十二人以爲守而恭己之化隆周室合十人以爲守而太和之績著蓋以自守道者其誼篤而以人事君者其業廣必如是而正君之功乃無窮而大臣之義乃盡矣

讀史須見治亂之幾論

學有載籍極博而無裨于世道者君子以爲迂而不之焉也君子欲經世不欲出世欲持世不欲隨世以寡聞渺見之胸而叩以經術寥寥焉何以爲君子以閱覽博物之資而投以世務懵懵焉君子又何以補救于天下故雅不欲以空疎自命而終不敢侈涉獵

之功以付升沉于莫辨此所以經世而能持世也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不能保百年無事而清寧之不易其常也史氏以其憂危苦心載筆記言而成敗興亡靡不具焉夫非徒言治言亂也言夫治可爲法而不可不與治者之同道也言夫亂可爲戒而不可或與亂者之同事也夫昌熾岡陵非無故而自盛震動虧削非無故而自衰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幾之說也史氏不明以語人而載諸其史者歷歷如暗也識微君子可不深思而自得之乎乃幾亦不易言矣于芒乎芴乎之中而言治言亂人幾以爲與無雲之雨而揚不風之波夫月離畢雨矣俾滂沱始雨乎塊噫氣風矣竅萬號乃風乎故待治亂而徵之者其事也先治亂而致之者其幾也得其幾斯不眩于其事矣不然史曰治讀亦曰治史曰亂讀亦曰亂史曰治與亂相

乾坤正氣集

卷言五九

八

循環讀亦曰治亂相循環若治亂爲一定之數而無關於人將堯舜之兢兢業業不以爲徒勞乎禹臯之陳謨賡歌不以爲過慮乎園囿宮室極志廣欲者不以爲天年無害而水旱盜賊日取秦帝者不真以爲小事不足以煩聽乎此無他不見其幾而隨世運以遷流故不知倚伏之可畏也夫幾無小不大無微不著無近不遠不見之謂未必然而已見之併不敢謂將然故讀史者有須乎其見之也不寧惟是君子非一覽無餘之爲敏而好古有獲之爲用見也者如大明之中天而寸雲尺霧不得而翳焉者也先儒有焉凡讀數行有疑難處卽掩卷熟思得其處置之宜而始過焉噫嘻此善讀史者不徒索之而且辨之不徒辨之而卽思所以補救而挽回之蓋一事之中有幾而幾之中又有幾如履險被創幾以爲危矣而卒以興元嘉開元蒙安襲慶幾以爲治矣而卒以亂蓋幾

居吉凶悔吝之先而實旋轉于惠迪從逆之際彼妙于端倪而我操以戒慎作者不能得之于當年獻替之餘而讀者務會之比事屬辭之外前得後事之師而煌煌乎有所依據以爲此日之措置也其于轉亂爲治豈小補哉故據事直書中務求其端微文隱義中務竟其旨如秦越人之視疾見膝理未已也而及腸胃見腸胃未已也而及膏肓史不徒爲記載之書而我之建樹不迷方可附于開卷之益耳蓋有見于其幾者乃以操治亂而不爲治亂所操也夫安危得失存乎史而仁義道德備于經經與史相翼而行者也危微人道之外爲有斷爲治亂安危之故哉此又治亂之原而幾之載入載出者也精以析之一以操之內聖外王之學其有望乎而久安長治之休寧有遜乎

治道以用人爲先務論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九

治天下者必明于所先務而後有提綱挈領之術蓋天下之勢有標有本而宰制之機有後有先于其本者先之則靡不舉也天下有政事而後有功業有人才而後有政事人才者國家久安長治之所自出也古之聖帝明王他務未遑而亟亟于明明揚陋之道豈天下之大別無足以寄其心哉用固有所獨急而不得泛圖也蓋天下非人莫治非用人莫得其治譬之治家者然侯主職要非伯與亞旅與疆以同心合力共爲勳勳而主不勝勞家亦不勝勞矣故耕種以勤主不煩問也收穫以時主不煩問也而朝夕孳汲所課督者惟伯與亞旅疆以之人耳蓋伯亞旅疆以有其人而崇墉比櫛固彼之能事而主且優游而順撫之矣天下國家其事同也治天下國家其道同也帑藏未充敢謂非務而司庾得人則江淮之輸源源至焉戎馬日生敢謂非務而廓清有人則撻伐之聲

且赫濯焉巢林之燕未集之鴻前循誠急而拊循有人中澤百堵
競樂役焉謹囂曰肆懦怯不前約束誠急矣而登壇有人則旌旗
壁壘白改色焉蓋天生人原以供致治之用而求治于人無不旋
至而立効如飲者之于泉酌之而不涸也火者之于燧取之而不
竭也治天下之道又孰有先于此者乎夫自三事九列以至百司
庶尹莫非人自論道經邦以至展采措事莫非用蓋翼爲明聽人
有專責而元首股肱用實相須假令舍耕者而問食孰與効坻京
之人舍織者而問衣孰與備筐篚之供舍策力之人而問隆平又
孰與効幹濟之忠乎况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疆土既殊風氣各異
非廣爲樹人恐無以悉調其願欲而在在愜適故用人者非爲人
用也爲天下而沃其膏澤先人者非爲人先也爲天下而吸其命
脉故明主不泛求夫治之道而務審夫用之之方也敷奏以言明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九

十

試以功矣而三載考績務竟其能也旌以車服貺以鼓鐘矣而推
心置腹務聯其志也片善是錄無長不售而貞良慷慨各暢于萃
萋之會也量能而處不次以升而寸朽微眚不以傷鼓舞之神也
蓋人無遺用治自無遺策矣治莫隆于唐虞之世二帝兢兢業業
無所不用其心而史冊所載惟是五臣九官十二牧之命爲獨詳
焉成周之時太和在其宇宙而四友十亂之實濟濟焉則豈非得
人宏化之明券乎蓋用在人天下無不治也用人得所先天下治
又不得後也故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爲務斯道也其合志若愛酌而出之與夫推誠任用者君
而隨事建立者人又請以不負所用爲用于人者之實務以共成
道于有永可也

大傳言生財者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千古不易之常道非後世權謀術數之所可及也其在今日則有未易言者言生則需之歲月矣今能需歲月否言節則俟之裁汰矣今尚有未裁汰者否以燃眉之急而望西江之水識者不無鞭長馬腹之慮矧所爲西江者安在故卽起桑孔子今日亦不能以其秋毫之析補尾閭之窮也請循其本而言之可乎國家出入之數初不甚相懸而其置也則自軍興不解始昨歲宣雲之蹂躪設法護運費以五十萬計近日流寇之狡猾而調兵添餉數又以百萬計此皆正運之外卒然應之可暫而不可常者也乃援宣雲者任其飽颺不聞一矢之加遺赴豫楚者恣其淫掠未見鼓旗之相向今且蠢蠢再動而屯聚不解矣五十萬之外不知又需幾多萬六月之外不知又需幾多月以有用之財奉無用之兵以無用之兵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十一

耗有限之財卽暫那借以紓目前而終難儲峙以持永久國何以不窘且弱愚以爲莫如擇將而專責之夫不言食而言兵不言開言節而言擇將無乃爲迂闊不情之談乎是不然餉不可不接濟于一時亦不可不深計于後日其接濟也則改折那借是已如欲深計之非抽薪止沸不可假如將有李牧其人者使備宣大口口且數十年不敢近邊矣何至小有警報動勤呼號而安家行糧之不可億算乎椎牛饗士不謂無費小費也而可以大獲且三軍有司命而壁壘改色屯種亦可漸復也將有如張詠者使制五省不數月可奏罷陝西糧運何至飲酒擁婦女坐糜金錢而覆城陷邑之曰甚一日乎芻粟如約不謂不勞一勞也而可以永逸且寇之所擄獲者取以資軍而民力不倍紓乎曹呂相拒于濮陽之時以歲飢各解去而伐黃巾以自給其明驗也蓋將良而兵自精兵精

而寇自息寇息而用自充言開言節莫有急于此者非敢徒滋議論而無裨于功能也不然司馬之法不行司農之仰空嗟捉襟固無不露之肘矣補瘡有可剌之肉乎哉餉固不繼而兵且漸囂事日以多天下之患不忍言也其次莫如考開中之制而漸復其舊權本折之運而稍通其窮穀價涌貴金錢日益而無以濟邊陲非無事之時固不能盡如昔日以粟易鹽合無參其數而一之餉司原有招商之例卽以本商輸之不待招而集所招之商不以爲厲本商顧可狃于其便而不一應乎九邊自京運外有民運本與折均運也轉粟于數百里外則難而附近州邑或以收穫之時悉徵本色而豐其值併計其腳價之費而償之民無貿易之煩而獲其息何苦而不樂輸乎誠如是或可轉虛以爲實而以守而待戰第上納需索之弊莫可究詰是在身其事者痛爲振飭而與之便宜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三

百

開節議下

議國用于無事之時易議國用于有事之時難傳之所云者皆無事時之經營非有事時之料理也今當三空四盡之時而始鯁鯁然慮庚癸之呼不亦晚乎然不可不爲目前補救之計而坐視其窘迫也故國初之邊政曰操練軍馬提調屯田此足兵足食之本計也自開中之制壞而邊屯廢邊儲以困自奏討之例開而雲鎮始之各邊援之而太倉之轉輸併困此猶就承平無事言也遼左淪沒竭海內之物力以實榆關而備東則擾西一經調發資糧器具種種措給矣一遭蹂躪而修築招練又事事須整頓矣夫平日之支應已不敷而額外之供億何以支乎民窮盜起五省披猖攻陷屠戮掃除無日村落蕭條之景象惟正罔貢而道路梗塞者亦

勒限難前門庭之虎視者眈眈無厭而腹心之擾亂元氣益虛故
談國用于今日不得不議也而議開節于今日又岌岌乎其難之
也何則議則議其不加賦而民困可紓有實用而國體不損者也
不如是何爲議而如是政不易議無已其監例乎孔子曰惟名與
器不可假人皇上以用賢求治之故停止事例甚盛心也夫事期
其有濟不必美其名苟有以課其後不妨寬其始俊秀子弟厄于
收錄之數者孰無上國觀光之思非必盡曰不識丁而計曰取息
者也第無令其納金錢而納米豆無令其納太倉而納邊關入監
之後各居號房以時考課併其代歷掇選之弊預爲申革夫出入
嚴則耳目端訓課久則禮義生俸竇絕則夤緣息雖以貨進而轉
移之下或多蒸變况計其服官受事之日不過州邑佐領之司有
散群者考功法罔貸似亦無傷于平明之治也其庫折乎十庫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顏料歲歲而入之不知其幾也在民間有解納之苦而在內府爲
朽蠹之藏計其總數量從改折以佐軍興俟其牽貼歸還內府仍
納本色苟利社稷不愛髮膚皇上諒不爲此靳惜而且令九邊軍
士聞之曰明天子甘自菲薄以活我吾屬曷得不捐糜以報乎以
損抑爲鼓勵孰大于是昔漢卜式輸家財之半以助邊宏農人輸
義租以助王鎮惡軍鳳翔民輸粟以遺吳制使軍金人伏兵殺之
不能禁國家醱釀之久豈無好義者若而人請勅撫按監司行令
所屬有輸粟千石以上者具疏特聞或旌表其間或給復其身民
豈有不應者乎則勸輸當議鼓鑄之事人人言之或謂其弊多而
息微不果行耳誠就產銅之鄉擇廉而有幹者總領之其鼓鑄之
所得者卽以充本省廩給工食之費而扣其原派之賦銀以輸之
京是一錢倍三錢之用而且省腳費三之二也累土可以成丘山

懲噓顧可廢食乎則鼓鑄當議若此者亦卑卑無甚高義耳顧今日之事與隆古異不坐于生者寡而坐于食者不寡不坐于爲者舒而坐于用者不得舒搜括極于無可搜扣尅極于無可扣則舍天地自有之利與人心樂輸之財而何以生舍內帑御用之物與貴近賞賚之具而何以節乎此一時權宜之計而非根本經久之謨也稍接濟矣終當遡其源而借之于大道

復王覺斯搜括議

承面諭歸卽熟思寬假多年稽察一朝事委非易欲層遞而上則疎而不及詳也欲轉而下則詰而不可訓也或得清貞絕俗之人主持于上奉公無私之吏遵行于下炤劾合內事理實爲修明贏餘所在悉以輸公身自爲稽不待人稽庶幾得之蓋得人以善其法者上也借法以制其人者次也地之肥瘠不同歲之豐歉不同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古

得于此處者可概之于彼處乎得于一時者可概之于他時乎大要以寬恤之意酌補救之宜以久大之規善綜核之用不使內有餘粟外有餘帛如漢丞相之淡泊明志者而已矣不然人之公帑者無幾而私橐不可問前之抽扣者猶有顧忌而後之橫索者且有名目則民益困矣百姓不足又孰與之足哉若法則亦有可言者如積穀爲備賑也當凶荒而束手無策平日所積者安在也經管者與察盤者當並坐稅契乃國法也富者或巧匿而不稅勢者或抗拒而不稅州縣官昏貪者又各抑勒而私稅無利于民而不歸于國不可不問者也其成契之日買主賣主原中卽日報官納稅違者不得交業領業每歲編派赤歷併入核實申報計其開收畝數若干因計其交易價值若干其應納稅銀當若干苟有參差立加參懲在收者不敢吝此毫末在私稅者亦將窮于磨對未必

無小補也逃戶地處處有之非豪家侵占則里胥典課據爲己業夫久不復業則念邦族者少矣何其畝數估以時值見在耕種願封價者卽給爲世業付以印照歷冊除去逃戶名色無產而有產無戶而有戶兩有歸矣此皆在地畝增派之外或不妨熟講而善行之乎蓋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周足必得劉晏其人而後可難言之矣

黎函中父母巡撫畿南敘

客歲秋○乘弓馬之利擁萬餘騎闖墻嶺而入勢頗張昌且岌岌乎震矣兵備黎公厲氣巡城受兵登陣守禦之具甚設○規其有備也憚之不敢逼遂走鞏華擾白檀轉盧溝越良涿而南掠焉夫畿南諸郡固三百年人不知有兵革也○○突逞風鶴轉驚眞順間名城破壞幾無乾淨土當宁南顧拊髀太息曰吾股肱地何可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九

五

令○□□□□□有能勝鞭弭橐鞬之任爲朕驅逐以副鎮撫之望者若而人其擢以○不次啟事惟三列名惟十慎重不輕予已而顧公名孰思曰是能以孤城制○使諸陵無恙者也遂授以中丞節倬撫畿南距公作令之日僅五載若備昌之初纔期年餘也實一時異數云麗南黃公時督餉于昌謀爲公賀走使者于京邸屬予言以公昔令杞子杞人公之惠政嘉猷寧惟稔知之而且身被之也曷敢以不嫻于文爲辭乎夫國家之苦邊患二十禩矣至今日而極已巳庚午猶虔劉灤永間丙子秋猶吞噬保河間來如飄風去如暴雨不數十日而○□□□白溝以南雍雍然樂土也畿北雖時有烽火而有畿南之全力以爲之擁護則指臂相聯而神京之聲靈彌壯三協之鎖鑰彌雄如彼大木根本完回枝葉之搖落未爲大傷也茲且轉掠腹心糜爛數十邑漸及東濟懸腹

久盈徘徊無去志一似欲梗南北之咽喉以爲坐困之謀者當宁之拔頗牧于師中而資之扞禦蓋憂之也夫得公則又何憂公英氣逼人雄才蓋世居平慷慨不尙曲謹談及國家事義形于色輒不禁投袂而起欲封狼居胥以續三犁之勳當令祀時會以計擒高柴集之劇盜不動聲色而東樓陽夏之墟桴鼓寢焉河南倚之爲長城而河北望之以纓冠祀神若士渡河而請于軍門者數百人欽取之日効拔臥之留欲如寇君故事者猶未已也豫與譏南襄地相錯燕趙士大夫所仰沫而屬心者非一日矣其備兵于昌也一如令祀時枕戈以待旦解衣以饋軍推食以哺士昌之人爭趨業焉荆棘榛莽之中一變而還熙攘之舊燕趙士大夫所誦壯猷而嘉丕績者又非一事矣簡命于十人之中也吾君知人之明洵不可及哉亦其燕趙士大夫各爲桑梓松楸計其誠意有以感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庚

孚耳人孰無才才不本于誠者時至時不至公才從誠出故人樂爲之用事皆底績處之盤錯而不亂臨之震撼而不驚此屹然如山喬岳而觸機以出又雷電鬼神之不可測度也以之試一邑已一邑効以之備一鎮已一鎮効以之仗鉞擁旄馳驅于瀛莫鎮魏之交討軍實而申儆之以大展其胸中之奇韓淮陰何足多雖然予亦有鯁鯁之慮也畿南形勝聯絡諸省以羽翼神京北拱燕南阻河東漸海西距關蓋國家第一重地也自□□□□以來閭里蕭然其壯者逃徙于四方其飢者嗒聚于萑苻卒伍則恇怯而不前庫帑則匱竭而如洗官多齷補而遠調手與器不必其相習而阻塞不能以卽至也如病者日就于陸危而卒遇良醫矧其標本而緩急之其必有妙術矣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撫之義蓋生聚教訓之說也與其招集烏合以兵鴛鴦之形孰若籍練土著以尋

澤潞之舊與其建鼓整列之日始求一戰之勝孰若察苦問疾之中預收衆心之和與其口邊幅是飾聊以壯虎豹在山之威孰若阡陌循行實以溥南國甘棠之化蓋當殘破之後撫瘡痍之衆非先有以收拾其心而徐爲之整頓恐長駕遠馭之績未可以旦夕收也今日之赫赫然牙燾而南也蓋實勞公非徒榮公矣公其勉乎昔張益州受事百餘日奏罷陝西糧運眞宗喜曰斯人何事不能了賜璽書褒美之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予于今亦爲公期之矣

常二如諫草敘

我國家稽古建官一倣虞周三事九列而外復倣漢唐宋增置六垣垣各廣數員者何天下國家之大非言弗通拾遺補闕之倫必多乃善則依然明目達聰之遺意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六垣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七

之中樞爲綦重而其任于今日爲尤難蓋內寇外口所在擾攘將驕卒惰日滋跋扈所賴以糾彈之靈而通督撫節制之窮者僅有一線之規劄在假令持論多偏機宜或滯順治威嚴之績其亦蔑以建矣故常謂有兵之識焉者廼克任如弱翁之任營平是也有兵之才焉者廼克任如贊皇之馭三鎮是也又有兵之膽焉者廼克任如了此不過五日飲博可以達旦者是也夫識若才己非寡昧遲鈍者所敢望而膽則韓魏公終身未敢以許人者可易言乎二如常公繇皖司理爲名諫議其在皖也發奸摘伏雅慕澄清天下仰其丰采者非一日矣其初授刑垣也原情疏滯肺石無冤天下服其明允者又非一日矣有犯無隱之義日盟于心而從諫如流之美時獲于上其刑而吏吏而兵且以都席授蓋嘉其有文武才特倚重之非尙資也公掌垣計二載而公之疏以數十萬言計

大率皆勤寇□□之事在不具論卽如去秋寇氛未靖□□突馳越昌而南人情危怖舉國如居鼎沸之中公獨屹然鎮定而不爲之撓亂也樞垣定衆志以固矣公此時無日不一二疏無疏不干餘言不符當宁之成算也人圖廻于意中者公早達于密勿人一得以自憤者公千慮以致詳五十餘日目不交睫腕不停書公之穎不知其幾禿而心血盡罄竭矣若識若才若膽公其兼之惟撰甲執兵者畏□如虎未敢堂堂一戰以收執獲之功而忠猷遠計徒付之連篇累牘之中爲可惜耳上念公言擢少常不數月而留都秩宗之命及焉公將南合前後諫草將付梓氏而徵言于余夫公之疏救時之藥石也誦諸天下傳之後世曷藉余媿媿獨其一 段鬱勃之忱隨變而應者不可不從當日之時勢一揚摧之也成祖文皇帝云敢爲之臣易得敢言之臣難得惟其難也則易人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六

所難者真翩翩然高岡之鳳而生朝陽之色矣故□迫輦轂而不敢攻陷城邑而不敢守踉蹌出口而不敢少留非其無遠志也蓋亦公之論議有以破其心與嘻吾于斯而益知國家之廣置諫員者其利賴爲甚遠也

答孫白谷督師書

治愚不知兵事茲數日內連讀台臺籌畫知賊可計日而平如武穆之殲楊么也雖然杞人私憂亦有願聞于左右者大凡兵未集患無兵餉未充患無餉兵集矣餉充矣患律不明而氣不肅律明矣氣肅矣患權不一而衆不協權一矣衆協矣又患發之猛而謀不密前此之倏進倏退倏合倏散倏勝倏敗而迄無成功者坐是失也今邊兵續至驕將懼心三晉輸運議南撥留部署各營爍若三辰申巖叅糾勢成指臂數者俱可無患矣乃此舉係天下安危

非直豫楚兩省如藥之刼劑博之孤注斷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後倖于不可知之兩陣間也闖新併曹其部曲疑矣能必其眞爲我用與僞官徧布其黨與分矣能必其不互相應援乎李申狡猾竄伏山中能必其不爲後患乎荆襄水鄉西北士馬能必其耐彼沮洳乎左師鴛鴦狂逞無忌能必其懷猜懼乎之數者皆長安縉紳苦心焦思而食不下咽者也諺云叩囊底智不令畱異日此其時矣天下事非威不強非智不獲非虛不益非慎不臧故不敢避冒昧之嫌而率臆附聞仰希台鑒嘻眞過計矣

侍御羅公劍狝暨元配丁孺人繼配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杞經學率葩義闡明義文遺畫以鼓吹俊英自劍狝羅公始及此之士幾以中分杞人傾仰之因附筆硯之末公提命有加余亦趨惟謹頗類古人忘年之交未幾隨公舉于鄉十五年敬愛不衰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九

公按閩卒于官柩還同社偕余哭于衢路而迎之又十餘年余成進士猶公之教也公今以某月日與元配丁孺人繼配李孺人合葬于邑西南之趙武岡次述生平以藏于地下眞余事矣公諱文英字質先劍狝其號世族江西豐城贈侍御松翁客遊梁地其土繁殖人習禮義久居之翁賦性方嚴介介自好盛年時曾拒奔孀卻兼金近五十任太孺人始生公翁絕憐愛之然不以愛克威甫五六歲見其警敏有丈夫槩亟取晦菴小學及他忠孝故實朝夕開譬公聽受不倦比就外傳益嗜學搗管數千言立就垂髫補博士弟子員督撫孟公遇以國士聘礪其子三載餘比遷去仍數四延公與俱公以贈翁年高力辭孟公弗能強後以事忤顯者意必原籍贈翁懷梁風土常鬱鬱不樂復奉北遊往來蹉跎甚贈翁幸孤孀孀對歔歔因事舌耕杞名士多知公者爭執弟子

趨函丈久而彌篤公于是占籍焉丁酉督學張公羅入郡才得公
卷擊節歎賞拔置第一丙午彙試再爲鏡水梅公所識儼于庠是
年領鄉薦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秩滿晉承德郎贈松翁如其
官封任母太孺人元配丁繼配李贈封各孺人在中秘日兩奉督
餉之命事竣遄歸供太孺人甘旨若將終身見背之日水漿不入
口哀毀幾于滅性歲時徘徊廬墓間不能去蓋憶贈翁不及見與
太孺人不克久享意氣殊難釋非僅悵然于雨露之感也公視人
猶已凡事關閭邑利弊知無不言必求其濟杞垣故土累久且頽
往來者漸爲道以登公惻然憂之首義捐資約諸縉紳大姓合力
增築委縣貳邱公董其役數十年謀舍不決者頗有其緒公之倡
也俸滿選山西道侍御史會顯廟愼重留中四越歲公以李孺人
喪假歸益肆力群書于國家典故尤加詳考著有質先文集易纂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三

註古文摘選唐詩選書啟合抄烏府政體諸書辛酉侍御命下奉
劄視皇城時□□□璫焰已熾一切批發概稱中旨人心危疑
相顧錯愕莫敢發公毅然首列天子法天宜體乾行之健存茹養
之心以弭時變救民窮大畧以正人難合宵小易親輔養當戒
暴寒政令須決于宰輔毋致旁落自褻天體上稍加納又言內
商賈沓集奸宄易混肘掖近地防範宜肅力陳其必當罷者三奸
人劉保無地得匿故授首于大婚數日前□失內間是歲莫敢動
已而有募兵之議九卿臺省互持其說公又力陳其害爲區別近
畿遠方招募之難易且曰今之募兵名爲募實則派追呼之急奔
走若狂富者賄狡者逃惟取賣菜傭以充數耳安家行糧所費十
間里者不貲而聞警則潰于用奚裨間有亡命之徒投入其內公
戰則怯私鬪則勇小之爲擄掠大之爲煽惑恐未能敵隲于外先

已生變于中矣國家安危理亂之大機曷可不熟思嗟乎數年來之蹂躪遍于秦晉豫楚江淮之間而生聚幾以無孑遺者誰備之哉公之言驗矣會言官以論政府蒙旨嚴譴公疏救不報遺書政府勸以休容當法周公吐哺握髮之風以延天下之士母蹈江陵之故轍語甚切至是年春以哲廟登極覃恩晉階文林郎再贈松翁侍御史秋夏各以恩錫銀鈔尋奉簡書按閩故濱海島夷窺逞奸民利其賄陰爲鄉導公廉得其狀首檄諸將捕通者竿之寇以遁外侮旣遠益修內政振刷百廢如愼官評飭將帥重佐領愼訪挈清耗羨懲衙蠹禁私鹽恤囹圄散邪教正風俗皆事事該實以稱察吏安民之職不三月閩之綱紀爲之一新而公之啟處委有所不遑矣以是病病且卒司李寇公諱從化者盥而撫之公且瞑目受含 然自遂若不復憾異鄉者贈翁早年忠孝之訓佩服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三

不忘故以死勤事所甘心百公坦易不言人過好施予婚喪每傾篋以給江右之游祀者識與不識皆厚禮之或值客死必資使歸櫬接閩曰道過豐城得展其高曾祖墓捐俸置田資其族之貧者若而人事叔姑如父母族兄弟各割產以給以故通籍多年產不踰中卒閩得賻數百金不足以償其負也有忠貞繼死之節無內外粟帛之餘如是而藏藏無愧矣元配丁孺人幼端謹歸公後克盡婦道得贈翁暨太孺人懽繼配李孺人佐公食貧艱苦備嘗明綸所載名家素修令德來教敬以襄其孝勤以佐其清洵兩孺人實錄云公通籍後太孺人樂家居不欲遠行留副配李以侍晨昏滌滯非手調不以進公得專意靖共無定省憂蓋有力焉亦耐堇公生于嘉靖壬戌二月念九日終天啟壬戌年十月初三日享年六十一歲丁孺人生于嘉靖四十一年七月念二日終萬曆十七

年四月念七日享年二十八歲李孺人生于隆慶五年九月十七日終萬歷四十七年四月初五日享年四十八歲子男四皆公忠孝之所貽也于是誌之而銘銘曰吳楚之交神物煥焉○山遠射如月印川卓哉松翁非禮不視載產名珠總角穎異遇坎而孑窮且益堅篝燈午夜肅然一編螢壑昂霄果如所志染翰鳳池肅馳燕市於爍絲綸海破二人念此異數敢私厥身元修悟主赤烏規相厝火積薪當仁不讓攬轡入閩慨欲澄清盡瘁捐軀無忝所生維兩孺人先後一德公之刑于夫復何忒巍巍高原共域而藏千秋之後義問孔揚

總憲華東張公墓碑

嗚呼此鄒平華東張公之墓憶甲戌歲上親策南宮所舉士讀余卷進呈者實藉公既荷特拔公復爲余敘于策首余固公門下士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三

也十年來斤斤砥礪以求無負公鑒擇乃步趨方殷而公倏乘箕痛哉嗣君與家孫先後詣都門囑余表余卽驗謗此誼可容辭耶公諱延登字濟美華東其別號徒鄒平者不詳所自聞之東蒙太史氏周延公曰張氏之先世不食元祿入明而宗益蕃王父壘峰公諱佩弦封吏部郎贈都御史暨元配孫太安人有三丈夫子長仁由公諱一元娶于劉隆慶辛未進士歷官河南巡撫次義軒公諱一亨累封禮部主事贈都御史卽公父也元配李太淑人生公僅念一日中募風疾將革囑指囑劉恭人曰以是貌嬰辱卽嫂願兒畜之劉泣應于是公乳于劉爲伯父中丞公子公幼而端慧就外傳輒能嗜古吐奇十七遊庠三冠童子軍十九旣廩屢受知于廷廷辛卯舉于鄉聯捷成壬辰進士筮仕內黃茹藥戴星靡利與靡害不除額外積穀至六千餘石鄰封借以賑飢三年政大

成被各臺薦獎十餘次以丁劉恭人艱歸邑人思之闢地肖像爲祠或構訟不能下則相率詣祠祈籤卜筮視所得爲平反各心折以去矜儒誦法其中不減在任執經時榮達者踵相接進士樊謙六題額曰杏雲以爲杏壇之雲仍也先是中丞公子告過黃善公治狀笑語劉恭人曰吾世受國恩絲毫未報小子今幸能服官從膝下進卮酒取適可累官燭官鱉乎出餘俸二十金命恭人轉賜公曰其以是償爾子公再拜受謝謂大人嘗曰教兒矣敢不益勉勉以紹清白丙申歸營葬事拊膺慟曰吾幼而失恃微恭人之鞠育不及此昊天罔極吾何以用吾情哉煢煢泣血三年如一日眼闕補河南上蔡蔡之縉紳章縫叟童咸忻迎觀歎曰是其攜我公祖治譜來與蓋中丞公鎮撫中州時歲飢人相食中丞公疏請賑藏漕糶口四十萬金全活者以數十萬計豫人愛戴故蔡人幸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五

見公也公下車卽申詳停徵荒地銀念蓮賦頭緒煩多侵漁難辦乃于徵解起存數目徹底清算刊成書冊積年舞文者無所容給牛隻備籽種立粥廠建共濟莊盡取辦家資至作養諸生其貧不能贍婚不能娶死不能葬者助恤有加境寥濶多盜聞警必率壯兵擒勦又徧飭保甲弭于未萌遂成不閉不拾之風鄰疆汝陽西平等處有重囚七十餘起公奉批覆勘察可矜疑者釋之歸久仍願來就繫問之則泣訴福堂差勝家中餓也天雨坍塌城垣數十丈修漕坐派河夫三千名皆設法築輸不擾民間一錢一夫蔡人德公深爭釀金構祠尸祝公力敗不能止改祠先賢漆雕氏治內創遠囂亭子負亭仰謝亭鑄秦相斯嶧山碑刻謝顯道先生格言作子負亭記祝券文以明志著述諭蒙以敦俗彈琴詠歌不以簿書廢也癸卯同考號得士各臺薦獎復三十餘舉卓異第一

考滿移封本生父如其官本生母李贈孺人母劉安人始加贈恭
人公前後爲令十年乃行取嘗自謂吾治黃以嚴治蔡以寬兩地
無批政而其叛臥亦復同初在黃時偶掘得萬戶侯銅印一方古
色陸離容以爲吉宜供几案玩公曰此官物卒寄庫處膏不潤類
若是究非要名者比篆宰愨毓李公撰去思碑云虛家以實邑瘠
鄒以肥魯蓋實錄也乙巳暫授禮部主事遇神祖上聖母徽號本
生父母再移封丙午考選授兵科給事中明年丁中丞公艱苦伏
骨立遠近會葬之車奕奕然莫不感動服闋補吏科給事中卽具
補言官選閣臣疏澄清四議飭吏治疏惡闖謊奏圖亂國法疏感
時觸事恭陳無黨之論疏福藩之國又具分封宜速括地大畧疏
正氣直聲朝野震之癸丑分較禮闈得士十八會狀榜眼居其二
詞林居其五從來黜士者所希邁也時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五

公奉敕巡視京營簡卒驗器搜弊課功條上八議一覈兵額一
驗期一教騎兵一敷軍實一嚴占役一清犒賞一練捕營一
軍編巡視事宜一卷曰敕書曰會典曰營制曰數目曰巡察曰儀
節曰日期曰規則曰循環曰會同曰馬政曰班軍曰賞罰曰奏繳
曰軍政曰大閱曰雜事曰紀要共一百三十四條掌垣者歎其言
人所難所具會議太輕煩言無用一疏內稱會議遼事之失有云
邇左之患在撫鎮遷易不常委任失人功罪不明賞罰不決功致
今止當責成撫按將吏使便宜行事毋煩令廷臣射覆開在事者
委卸而併責謀國大臣調停之外蓋字字龜鑑云厥後邊防大壞
一如公言先是中丞公念公子然一身不便承繼晚年更立其季
貢生一貞子延英爲嗣命公歸本所生公泣辭弗忍終喪後在任
既久乃述其事具遵例陳情疏謂臣守制六年撫育之恩少報

生無子宗祧之傳何歸况獨子無出繼之律一人無兩承之法生
成既並爲重情理宜圖其安奉旨准與改正甲寅公頒大行祚聖
皇太后慈詔于山東南直便道過里省祠部公時櫛沐如嘗私心
慶幸迺往鳳陽竣事以待養請不虞計之遽聞也奔回搏頰自責
一痛幾不有生扶病襄事啟李太淑人富相山舊壙合窆焉每傷
渺渺孤踪承事伯仲連遭風木脚恨終天苦何一至是乎去墓北
數十武築白雲小樓一楹永慕草堂三楹晨夕哭望致廬居之意
乙卯二東大旱死亡枕藉則捐贏餘以濟窮乏收養老幼掩埋骨
骼延高僧大千追度飢魂夜聞郡鬼走謝作倡以誦有賜公刻苦
大修行夜起披袈坐未明多少骷髏相對語都來窗外聽鐘鳴之
句起復仍補吏科值張江陵之論未定首疏申其寃狀官瘖絲是
漸復戊午副晉江季冲林公典浙試得主最盛尤賞覽夏公舜仲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五

賓于西塾今果以文名世爲高魁舉廉吏奉服闋擢用之特旨已
未分較武闈首取陳廷對等三十三人皆兜鍪賢者陳盾公寄門
多將相文中子身係安危郭令公之聯以美焉已未管計員陳膚
見以裨實效疏欲獎廉懲貪畫一嚴明請著爲令得旨併察該年
事例彙刻成書存諸部科垂之公遵祠部翁諭未嘗發人陰私遇
國家大事輒義形于色以故皂囊之上無虛日或銓司委任當久
或枚卜奉行宜公或遼兵氛熾或遼報愈急或遼陽瀕危諮議及
遼左議單皆侃侃然激風雷而昭日月也考滿改贈祠部公給事
中妻王贈孺人亡何因枚卜事爭執臺臣保舉非法疏數上不少
徇曲竟自投劾歸猶追憶駁會議遼事疏畧云今日非盡罷門方
募兵之使不足以息山澤思亂之人心非早罷登津各撫之建置
併力于廣寧一處不足以省天下無益之加派雖里居其念念

恤如此鄒騰蓮妖起與邑大夫日料理城守且遺書撫軍誅首惡散脇從無調請客兵以擾地方寇平而民不驚辛酉卽家起太僕少卿逾年轉大理左少卿熹宗御極覃恩給誥命甲子陞太僕卿乙丑丁焦太孺人艱起復命鎮撫兩浙值造戊辰大計冊持獎廉懲貪法獨堅首毀逆璫生祠清察織監李實錢糧革行戶行獄戒請免鼓鑄息錢蠲水患逋欠課諸生錄其文之尤者付梓題曰越觀新書武林爲之紙貴奏疏無慮百數而悉荷允行諸司響應獲上信友匪偶然矣今上以御極覃恩錫封三代廕子一人戊辰六月閩寇周三擁數萬衆自東甌犯石浦杭城羽檄狎飛公投袂而起戎服登舟觸暑誓師錢塘之楫承然也賊正悉衆圍昌國衛轉攻箠谿城未下聞公至遽聚台州大陳山公會合三區士衆深入勦之授方畧于參謀成大用火其巨艦生致賊首混江龍餘黨無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三

幾復奔竄入粵耀兵而還露布告成述沿海父老言自嘉靖壬子後無此奇捷旋奏修築海塘申嚴海禁上嘉公勲晉銜少司馬值長安忌者紛布蜚語巧毀其勞公遂具疏乞骸骨辭新銜凡再懇始得旨浩然解組絕口不言但著晏海編存將士攻戰之勞苦而已辛未事白起陞右都御史掌南院有武生抗斷糾衆百人攻海臺臣公疏謂御史之法不行法更無可行者武生之衆不問衆吏無可問者參處如律群爲帖然雲南道御史李曰輔諫言群盜不堪四出蓋指分遣監視也上怒調外公力爲申救語甚激切遂將

自東牟奉調援遼抵吳橋叛回攻陷山左數十州縣據登

圍萊一時兵餉匱詰人情洶洶公寄書諸子盡出蓋藏爲節守城之費又約同鄉諸大老具急陳勘定要著與東事敗壞疏極言不得以撫自愚公掌院二年法體森肅強禦引避寮庶奉公陞工

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蒙召對諭以都察院風紀重任御史巡方
賢否考覈宜嚴公奏謂天下百姓困窮全繇吏治不清吏治不清
全繇御史激揚無法臣自應不時參處仰副察吏安民至意退隨
衍繹聖諭列爲簡明條款者七分發省直曉諭有司皆得旨依議
公屢侍經筵引年不許而籍田賜宴枚卜列名寵異無不攸被甲
戌春公主大計爲草飭禁約以肅覲典核錢穀以儆官邪諸疏夜
宿朝房夢一老人來謁言君九月中當有壽其圖之覺而題詩于
壁爲記至期忽有同鄉陝西朱參議純代蘭州李知州營陞爲邏
卒所緝事連公蓋純具稟于公未投而敗公雖桑梓實從不識面
也無端被汙義不苟安公奏狀分晰上溫詔答之連疏請署請罷
請勘皆不允旨益溫繼以疾固辭乃准回籍調理公因感向日神
夢留院俸數金命長孫爲右府參軍者修葺朝房土地祠歸而杜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毛

門著書不問戶外外事所作有野服見客說水品蟲冰集青錢小集
攔鶴記說修禊吟訂正蘭亭琴譜諸篇十一年□□□陷濟南
攻鄒平勢若累卵公率諸子及蒼頭輩登陴固圍用火器擊□輒
隕口嚙指散已而難民逃還述□云城中當有福人環陣紫氣燭
天巨神矗立不可近也旣解嚴公作東園小騷孝勇傳四烈三物
說蒙古解□□解蝗解修城記濟南罪詠雜志雜詩各一帙紀變
也公有登萊甫脫水火設撫未可權宜疏語極剴切以朱純事累
累不果上于所□□內猶偃偃言之已卯純事訊明無涉再起掌
南院則奏補臺員定差規屢結大獄不憚嫌怨留都大飢首倡捐
院帑積貯千餘金差官分赴江楚買米賑貧多方設慈幼局全活
棄兒無算辛巳五月署刑部值大赦詔至限季夏通完時酷暑案
牘如山公晝夜參閱不遑眠食不假吏書每開豁賊罪輒然喜曰

聖明浩蕩殊恩曠世難遇沉獄望此一線生機不啻再造吾豈敢
以一時偷安悞人性命致一家之哭耶比拮据報竣心血耗枯怔
忡之疾作矣少息遵計後補行考滿之旨扶病北上便道過里居
數日卽趨行親友餞送于途者猶酬酢歎笑不異平時及夕怔忡
復大發翼日辰起櫛沐危坐歎曰吾不克入春明再瀝肝膽矣日
亭午端然而瞑語不及私公天性敦厚以故發于忠孝者摯而篤
孝之篤在曲全于兩考之間而權以合夫經忠之篤在隨時盡力
筮仕歷四十年終始一節而共以致其軀曾之養志武侯之鞠躬
其庶幾乎生平慕海忠介之爲人至形諸留臺之題聯茲攷公之
歟歷自邑令歷諫垣卿寺開府總南北憲約已恤民輸誠補袞率
屬飭紀亦事事符節而勦寇卻口固圍籌邊其識微慮遠尙有忠
介所未遭者璽書褒諭一則曰端疑介執再則曰具見忠悃舉朝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九

天

嗟歎以爲聖天子知人之明異日易名示褒知忠介公不能專美
也他著述之富楷篆之精居家之清規居鄉之懿行更筆不勝書
立德立功立言兼而有之嗚呼真可以永垂典刑矣盧淑人與公
齊德敬敷揚其概以報嗣君與冢孫而勒諸墓門之石生歿年月
日子孫姻戚具誌中

申端愍公集卷全

明申佳允著

涇縣潘錫恩校

詳陳先著第一議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爲詳陳先著第一議事臣疏陳辦賊有急著有勝著有先著而此時最急無如用人先著卽急著也制勝惟在儲將先著卽勝著也其一曰以諮訪詮司之法諮訪樞屬請詳其議按吏部司官缺出本部發諮訪單于九卿科道公舉中行推知才品卓越者繳單到部再加確覈開列正陪恭候欽點蓋不啻其難其慎務得眞才而用之也兵部四司官銓除之法何獨不然臣願皇上勅下該部自今以往宜照臣部司官例畿北一人畿南一人江北一人江南一人山東等十三省各一二人每遇缺出該部發單諮訪令九卿科道公舉其雄才大畧曉暢兵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

一

機或敷歷邊方或曾辦口寇英敏甲科功績顯著者繳單兵部移會臣部列名上請異日開府建牙皆從此出英才濟濟何事旁求臣所謂預儲節鉞之選者此也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詳陳先著第二議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爲詳陳先著第二議事臣疏陳先著第二款曰以薦舉邊才之法薦舉將才請詳其議前者廷臣薦舉邊才累牘連篇滿紙誇詡若人人韓范在在孫吳也及敵至茫然致與乏才之歎臣謂文吏作邊才畢竟非衝鋒陷陣之料也禦敵之事全在得將得將之要全在選才臣願皇上勅下廷臣宜炤薦舉邊才例各舉將才或同桑梓或係宦遊或得之傳聞或得之日見各舉武弁中之瞻畧超羣伎勇絕倫者彙送兵部堂上官同職方司兵科給事中共同確覈不堪者卽行糾駁以應禦侮之

實積悉其生平堪任者畱之不堪任者去之分別之中寓鼓舞之意臣所謂精提遴汰之衡者此也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陳母節疏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爲臣母苦節堪憐臣衷久鬱未展謹瀝血控陳懇乞聖鑒廣孝治之仁宏錫類之教特賜旌表以章婦節以慰子情事臣祖籍永年傳家清白綿延十世俱列衣冠獨臣父化早年失怙壯志未酬孤苦伶仃終身困阨年逾六十尙未有嗣至六十四歲始生臣越六年臣父見背時臣母軒氏年甫二十八歲耳隨臣嫡母邢氏撫膺長號相對嗚咽絕而復甦者再同心砥節顧復遺孤四壁蕭然篝燈互照臣年九歲始入鄉塾從師受書閱八年臣嫡母邢氏又見背隻影相依艱苦倍至臣母以紡織課臣誦讀海暑寒宵呀唔不輟杼聲四徹聞者唏噓臣守嫡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

三

母制十九歲服闋入邑庠明秋旋舉于鄉下第十年公車四上至三十歲始成進士三十年來臣母荆筭疏布茹蘗飲冰風雨晦明淚繼以血其生臣鞠臣者母以代父其誨臣督臣者又以母兼師矣礪冰霜之節矢松柏之盟蓋和丸嘗膽不知歷過幾許酸辛此臣所以中夜刺心翹首叩天而無從也辛未釋褐彼時卽擬具疏上陳臣母聞之力爲戒止曰守節婦人分內事耳汝未服官一日遽爲陳乞貽我心以不安非孝也汝果能黽勉作令無愧先人清白之遺異日幸邀封典榮及所生爾時再爲上請亦未爲晚迨臣筮仕中州與河災寇患相終始萬死一生風波歷盡中間省刑清獄潔已愛民臣母無刻不舉以相訓誡于甲戌年考滿乙亥夏仰荷聖恩贈臣父化文林郎如臣官臣嫡母邢氏孺人封臣母軒氏太孺人聞命之時闔家感泣在苒七年俸滿截考皇上不以臣爲

不肖欽點銓曹去年十月迎臣母至京承歡菽水而臣母又因水土不服抱疴而歸臣思親念切夢繞慈闈近有僕自里中來臣急詢臣母近狀僕述臣母形容漸瘦飲食漸減思臣之心視臣更切臣聞此語憂心如焚寸腸欲斷又以入署未久功令方新未敢遽乞假歸烏烏私情另疏呼籲因思臣母一生苦節不于此時披瀝于君父之前更將何待乎伏讀大明會典一款凡民間寡婦三十歲以前夫亡守志五十歲以後不改節者許令旌表欽此臣母守節三十餘年揆之典例實爲昭合伏乞皇上特賜旌揚容臣自備建坊表厥宅里不獨臣母子憑藉寵榮凡天下之爲寡婦孤兒者皆激勸奮誦皇上于億萬年矣臣冒昧控陳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挑外河疏

吏部考功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申佳允奏爲守城先守關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

四

議築尤當議鑿謹陳臣郡網繆之策仰祈天語申飭刻期舉行以作士紳急公之氣以壯金湯永賴之基事臣家廣平府永年縣幅員雖小實爲畿南要害之區日者孤城無恙固賴守令諸臣捍禦之力實恃環城一帶水爲之擁衛也城南五里許有滏陽河一道發源于磁州遶邯洺而下昔年守土者引之以護城垣汪洋浩瀚實亦奇觀關廂以外則坦然陸地矣比來民力以竭此時而議創築重城物力難繼惟有因水之勢而挑濬之不傷財不勞民庶幾事半而功倍耳臣令杞時做舊令宋致浚池之法不煩里甲一人鼓勵鄉紳合力共舉至今人猶稱善臣邑地狹民貧饑饉游至斯時休養而安集之猶恐其饑寒迫而流徙之念生卽此浚池一事宜如宋致與臣治杞之法行之斷不可派之民間又增一害也城以內計見任鄉紳若而人在籍鄉紳若而人殷實舉監宦裔若而

人每人名下田若干每田一頃應挑若干丈務極濶深宛成天塹
按畝認工勒期課竣至若單墾下戶盡行豁免焉而此鄉紳舉監
人等誰無父母妻子誰無身家性命知必慷慨樂趨決不忍隔膜
坐視也關廂以外大堤以內亦如近垣水勢一望無涯異日卽有
他虞附城屹然可恃關存而城益固鑿深而築益崇矣目今凶歲
民饑借此僱工一節仰而待哺于素封之家寓賑濟之意于力役
之中利在一時況近堤之地不比膏腴皆斥鹵不便耕種者漸開
之以魚茨葭蒲之獲利又在後世自衛之計人有同心未雨之圖
刻難緩待臣雖至愚極陋願與桑梓諸臣交易之也至于固圍保
民之策何以有堅無瑕輯兵和衆之方何以有備無患是在撫按
有司加之意耳又不但臣郡一塊土浚池一段事也統祈皇上亟
諭施行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一

五

新建廣濟閘碑記

廣平郡誌曰滏河出神鷹山達海所經郡縣皆兩崖高壘獨入永
年界西起賈葛東竟東橋南岸一望平田而北岸寬不過數十丈
狹者僅數武堤削而下河流曲折東走若天造地設藉巨浸資灌
漑號地利焉成化二十年郡伯李公倣西門豹遺意始創利民閘
城南攸賴嘉靖間高公斟酌水利由大慈村鑿隄砌石引水灌護
駕等村分浚溝洫教民秧稻萬姓便之後來建閘六道李公實開
始焉七閘之一曰濟民地界西閘村隄上創于嘉靖四十一年之
秋蓋碣自司理石南楊公云至乙丑之秋再修之則適庵李公襄
厥事耳邯暴陳國護等者于邏城頭建漫河二閘後來相繼而泐
壅水上流涓滴不下稻種俱枯至崇禎十三年歲大饑人相食始
剝樹皮繼食道殣旣而有母食子夫食婦如關有以人肉市者流

離在道死亡相枕籍土人計無復之擬引水灌田以救殘喘西閭
村隄居民李聯芳擬于濟閘之東百步許另議建閘嗟乏資具予
附馬眉白先生之後先輸百金首倡斯舉請之太守歐陽公公曰
善值邾侯以迎刃材田肥鄉繁移吾邑甫下車軫念民艱銳意修
復時天亢旱麥苗漸稿方憂甚此一役也聞之喜甚迺于三月初
九日請啟堤土紅幣金錢重加獎犒又捐俸錢四十鏹爲助父老
童稚環觀如堵翁翕然膝下之依旨甘之嘗矣躬親勸課醞酒祝
河爰歌滿庭芳一闋暢詞掾一體之懷曰趁曲隨灣因高就下生
成一派膏泉天公不應求地不求天况有仁人義舉開畚鍤廣布
金錢對清流一時喜笑此處可豐年視罷迴羸馬沙迷舊路何日
新田還求取霖雨天地同憐多少停耕待耨兵火裏饑饉催殘遙
望斷千村萬落教我淚潛潛嗟乎饑溺刺懷情見乎詞矣衆心咸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八十

奮按畝趨工杵聲震野風雨弗輟抵四月八日告竣矣侯由濟民
之意而充拓之錫以嘉名曰廣濟落成之日士人索予一言載尙
砥予喟然歎曰救荒無奇策自古記之矣千百年未有之凶歲尙
有子遺哉民之所利而利之宣尼抉其義曰因葢一字丹千金劑
也昔高宗之命傳說曰若大旱汝作霖雨後人爲之解曰霖雨是
蛟龍之靈也何能作葢桔槔製而抱甕息井泉通而糞萍棄人爲
之能信足以奪天工之巧矧箕星之精謂不足以彌旱魃之虐也
歟哉先民有言洵不誣已濟民閘依乎滄廣濟閘依乎濟民所謂
因也俟家視邑子視民以因爲創以地補天辦此血忱用回天賜
若撫摩灑淚燭照流亡之屋殫厥心矣功其懋也詩曰洄酌彼行
潦挹彼注茲俟其有焉碑陰矗矗尸祝聿新視往詰之猷伐亭亭
更不朽矣賴異日霖雨天下有如此河歐陽公諱圭生號惺菴江

西廬陵人甲戌科進士郝侯諱綱號賁如山東齊河縣人丁丑科進士崇禎十四年辛巳夏四月吉日

臨洛驛馬政記

我朝自定鼎燕都遐荒通貢西南絡繹盡取道于臨洛爰設驛站派永年馬十八匹成安一匹一分肥鄉二匹三分曲周八匹五分廣平三匹六分雞澤一匹威縣七分清河七分開州十四匹三分合計五十匹各有差編定各處里甲輸流喂養民蓋久苦難支矣萬厯初年郡守蔣公獨加軫念力爲變通酌議每匹工料額銀一百四十兩著派定州縣各按匹數編入條鞭炤畝均徵募里民諳驛事習馬性者支領應役從前僉派里甲之害遵旨禁約于是驛有供應農無奔馳積年喂養之苦一朝頓息真不易之良法也無奈羽書旁午當事者迫于度支告匱遂議節省勘合馬牌每匹裁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

七

銀三十四兩扣畱解部以濟燃眉酌工料之有餘補經費之不足不過爲一時權宜計豈知郵符之裁革僅十分之一工料之裁減幾十分之三較之常數已不相敷兼以時方多午差役倍增年穀不登豆芻騰貴顧欲以裁去之銀兩辦極貴之草料應極煩之差徭寧可得乎迨夫募夫多逋矣驛站幾倒矣乃議僉報輪應蹈萬曆以前之夙弊復任其恣情扳累橫索包賠剗閭縣之膏脂填難厭之谿壑究使民生日蹙驛害愈滋吁亦無策甚矣光山程公世昌來守茲郡洞知斯害急同邑侯宋公祖乙關會議郡各屬力請道院諄復許懇兩院報可會稿代題十一年二月兵部奉旨覆奏谷行院道府確議通行時縣議得臨洛驛雖設自永實非永私驛也天下咽喉永實當其地耳當日裁則俱裁今日復則俱復則夫加添工料不得謂永急而各縣可緩爰計馬匹每年量加錢六萬

八千六百四十文分派各屬各烙馬數按地均攤卽原額編派係外府所屬不便催提者仍分各縣代徵以足前數烙舊方戶募應付往來務令種地者出錢應募者出力僉報之衆散而歸農如永年額馬十八匹共該添錢一百二十三萬二千五百二十文代他府添錢二十四萬二千三十二文共該添錢一百四十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二文按地冊載地九千七百六十三頃八畝零除優免二千六百七十七頃六十二畝零餘行差寄莊兩項共七千九十六頃八畝零通行加派烙前馬數每畝該徵錢二文零八釐五毫零他縣徵數類是至徵發之規貯收之所官雖不啟其封緘仍著嚴司其筭鑰俟徵完日與原工料銀一百零六兩併依期給領不使吏胥有那借侵漁等弊兩公之所以媲美蔣公者不旣宏且遠哉然兩公寧不欲以驛還驛以民還民兩相安于無事惟是扣裁不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

八

可返諸司農矣舊額不能充夫工料矣遲迴却顧計無復之姑爲是議以救目前之急耳不然二文零八釐之派豈遽加諸民哉後之蒞我洛者守兩公之成法諒兩公之苦心當兵戈旣息財用少充速爲變通使扣裁歸諸驛加派豁諸民驛民兩不稱累善矣尤當清察弊竇嚴絕濫支勿藉言僉派爲往例踵而復僉亦勿藉言加派爲救時從而又派庶飛差永脫薄歛易完民之受利于今者可無虞于後矣余于茲不能無深望云

永濟庵田記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囿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者朝市之積則有田廬山川之餘則有庵觀故庵觀者忙人之所不畱而出廬者閒人之所不慾也平千古名郡城南五里許長隄環繞滄水滌滙水之濱有永

濟庵一區乃善人王尙禮虔誠鼎建者善人長齋問道焚修其中積二十年如一日十方優婆夷塞聞其播宗風而覺大千其布金錢而施糧糗者紛至沓來幾遍遐邇善人思以十方檀越之惠公之十方學道之人卽於湓水之陽治腴田若干畝一歲之獲除花幢香燭外悉以爲主持齋衲雲其餘則夏茶冬薑以飲渴者并齋十方雲水道釋善人朝暮晡時皆所自辦未嘗動一米一蔬所借者一勺清泉數椽茅屋爲蒲團上脚踏地耳鄉耆張二典等嘉其精心苦行且慮其有割絕其庵田者乞恩於郡伯程公求名其庵以爲存田計而公遂慨然名之曰永濟十方之人無不歡喜贊歎曰此固我公所永錫溥濟之福田也今之從遊于釋氏者千萬人中豈無進于道而心得者乎然道之喪世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奈於千萬人之間而勉其養哉卽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百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

九

千萬人之間者勉以養百千萬忙人必無冀于有道者突然則公之所爲名其庵而存其田者或不在田而在道飯器無殊香色有異後之游聞往來憩茲庵而食茲田者其亦有感於公之永濟宏願云崇禎十一年歲次戊寅孟夏吉日

侯生傳

余曩自儀封調祀令未幾寇大至維時杞城短垣耳又傾圮中土習于治平久目不辨戈櫓寇數萬內薄環攻一晝夜賴紳士奮同心力城以獲全其時侯生之翰之力爲多生名杜明杞庠士也素慷慨明于忠孝大義家世通顯不以貲財自擁濟人之急貧交待以舉火者無算或稱貸積千百往往折券去凶年散穀全活及于鄰封于是邑中號爲長者城守之役捐貲募敢死士與予同環甲提弓劍手放火礮立矢石烈焰中寇登陴率斬墮城下僕陳良中

流矢立斃生不爲動比寇退議修築爲久遠計慨然出精鏐數千
百屹屹成金湯生實首倡焉丁丑子內召爲銓部郎壬午城遂陷
子慟念舊遊南望雪涕已而問侯生者安在杞人曰烈烈死矣先
是賊帥圍大梁諸郡邑望風解散杞無固志稍稍潛出走生憤甚
振袂裂背曰吾祖若父世居此一旦舍去獨以存亡遺邑大夫哉
且俱去城勢無完理是我自陷耳率衆固守然竟不支城破身被
數創以死嗚呼此可謂識去就者矣今中原破裂無完土寇焰如
燎原雖守令之責乃其居民豪傑多爲三窟計志已貳矣君誰與
守使人人如侯生天下事尙可爲也侯氏其先潁州人徙杞八世
而傳大叅公應徵以直介有聲一時是爲生王父父承芳母□氏
生敦樸好學問積書甲于中州皆手自讐校十上省試不錄晚廢
去以詩酒自娛配翟氏子三死禱殤延祚延祐皆諸生能世其業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八十

十

考功氏曰杞蓋有鼎元劉湛陸先生云先生明絕學以綱常振末
俗居平豔稱忠孝事鄉人聞之熟矣故多感慕礪名節而侯生以
忠死侯生一布衣士可以不死者見夫忍耻圖苟活夙痛心焉志
所不能堪奚必有士哉然使若人不一用其志徒以布衣死里閭
中則又世道之可慨也已

永年縣志序

永附郡無專志志肇于東平宋侯

諱祖乙東平州人進士崇禎八年任至齊河郝侯

諱綱山東齊河人進士崇禎十三年任

下車之日乃告竣三載政成芳猷烜焯立功

立言具足不朽宋侯有造吾永于志已見一班矣郝侯調丞之始

由肥鄉調永

關心民瘼銳意興除但毀橫闢之議而萬姓之積憤抒矣

首建廣濟之闢而千畝之美利溥矣緩米豆之徵子遺續命之膏
也申災疫之請流亡照屋之燭也練兵固圍營奸禦侮禮賢造士

照李恤孤善政鱗鱗不勝紀載士民擬續收新續用成完乘而邾侯則謙謝不遑曰舊尹之政弗敢掠也舊政之美亦可宗也抑抑之度遜庸不居則又浩浩乎沂河漢之無極矣姑紀其畧以俟後

讀史摘要序

二十一史史繁矣廢寢食窮歲月讀未必竟卽竟矣亦未必記憶也多亦奚爲予甚苦之偶繙全帙摘數條付涵兒抄錄壽厥梓俾讀史者心眼爽然曰某人必傳某事必不朽某議論孤行于上下古今必不可磨蝕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矧茲八十三條何必不敵二十一史也始漢終宋邈遠之與冗蕪概刪焉曰總以存其要者云爾

鄭儀之制藝序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八十

十一

吾社諸兄弟皆一時英雋也其間尤超越者推儀之爲白眉儀之鍾兩間之秀夙具靈根而精神所嚮往又復津津好古家之塾荆一小閣讀書其中涼夜篝燈長吟不輟亦忘其戶外之參橫月落也造詣日邃文藝日工每搦管妙緒玄機霏霏滿楮而隻字片語直將吞吐千秋實絕一世以故屢試有司輒哀然冠多士衡文者無不賞爲青錢選乃辛酉之役竟致造物所忌歸來益奮志下帷掩扉謝客三年間聲色貨味洒然不染于衷而一片苦心刻刻與經史相印合其下筆更嘔肝吐膽領異標新凡考究筌蹄斤斤務立惟求會心而後止今秋北上果脫穎而出蓋文章信有定價耳儀之王父爲名太守尊公繇儒彥晉成均儀之家學淵源克繩祖武明春射策應奪傳臚首唱鄭之闕闕竚看隆隆再振其同社諸兄弟不相與彈冠稱慶哉

和丸齋新菽自序

予做秀才僅八月爲孝廉竟十年刊和丸草在秀才英發時也人爭羨之刊公車稿在孝廉蹭蹬時也人幾厭之今春之役幸捷南宮偶走長安書肆中見有懸和丸草者閱之不覺失笑曰花樣不新那堪入眼三年前之公車稿已敝帚矣又安有十年塵土之和丸草哉梓人索近稿不已爰簡奚囊聊搜數菽敢云不失故吾亦曰微醜腐案云爾羨與厭又奚暇問世耶

孔氏家志後序

邵子曰仲尼以萬世爲上故帝王師相代有消歇而素王一綫卽雜霸之閭統諸子百家之曲學罔不奉爲斯文鼻祖無敢祧焉者豈仲尼不朽于人心哉人心各鏤一仲尼譜也闕里孔祀代有闡揚而寧儀一系與浙衢并荷異數我國家崇禮師儒典墓渥制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十一

綦周哉小子綰綬浚儀日與襲封國學翰之孔君指點先俟舊封遺壤斷碣殘碑莊誦寧儀家志乃知孔氏之克而寧也自武德始也山東頗難貞觀爲保全聖裔計而封褒聖于宋故墟蓋微子始封在焉其寧而闕里也自元和始也閱五世東土旣平惟睚有歸究議而畱惟一于楮垌原蓋褒聖工瓏在焉其寧而轉徙儀也自至元始也水災遷徙世祖有文學詔而授孔秀爲儀封簿宦而附籍蓋亦曰先聖振鐸之所在焉且展卷而仁義道德之英爽宛然展卷而六十四代之血脈井然展卷而累朝之殊恩隆遇勅制命誥犁然展卷而昔人之奏疏文移碑銘序誌秩然典而核詳而有則雖家乘洵信史哉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致愷于文獻無徵今日者國學君與數十子衿輩英英振起而獻足矣寧儀一誌與孝思錄英葉集諸篇並傳而文足矣足則能徵徵則悠遠子子孫孫

勿替引之故宜與闕里大宗並弗墜于萬萬世哉小子讀聖人之書食聖人之報蒞聖人之土而交聖人之雲祇獨親攷聖人之譜牒獨悉尙亦沐聖人之教澤獨奇而獨深者乎烏能無一言綴簡末

贈文林郎杞縣知縣先考阜岩府君行狀

先君見青時不孝甫六齡耳先君音容色笑僅可追摹彷彿而微言懿行恨不能記憶什之二三也卽家慈亦不過撫舉一二往事先君隱德善韜晦舉動不令室人知前休湮沒終天之恨也慟哉謹掩淚而強撮其大都先曾祖諱緒仕徐州倉大使精書算持大體凜凜盡厥職先祖諱羽邑庠生風流儻倜不事家人產雖環堵蕭然而處之裕如尤曉通音律縱放詩酒爲儕輩推重焉先祖生二子長諱倬次卽先君諱化號阜岩蚤年失怙煢煢所依稍長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

七

就外塾從里中先生遊性聰慧過目成誦因家事蕭乏束修艱窘慨然曰吾母春秋高而吾受書于外何以承菽水歡讀書欲何爲遂輟業焉乃躬貿易以自給與兄俸竭力事母互相友愛宗族鄉黨無間言次妹尙幼恩勤撫之時家徒壁立僅能存活而母子兄妹之間太和常自盎然兄先故遺孤女一甫八月先君鞠育踰于己出萬苦千辛無間寒暑晝夜長成爲之婚嫁稱貸辦粧奩時人義之長妹適王貧而有三子先君召其仲子養之者數年不幸天折又召其季子養之爲己子爲之娶婦訓以生理先君故未幾而季亦殂次妹適杜杜世宦而家饒裕先君與之偕力供母若愛若誠無所不至母疾篤一切後事各矢心自致且語妹云妹以饒于力故平時奉母吾不能先而讓妹今母將辭世此際所最重者棺槨耳人子畢世之忱具在于此于此虛擲永無自致之期矣吾嘗

獨力營之不能讓妹也傾其所有備極堅美焉父母歿後數十年間追遠之誠無一息懈而塋在臨洛鎮西距郡城七十里許乃于生辰忌日歲時伏臘或策蹇或徒步畢竟一往則栽灌墓木焚燒帑錢輒流涕不能語故東南買地二十畝歲輸正賦尤宗屬中所不肯爲者先君雖未深習經書而于上下古今理亂興衰之故無不了了胸中稗官小紀野史外傳尤能抵掌而談鑿鑿不爽至其真醇豈弟絕無近世機變之習而復介潔公耿不忤不求自少至長絕不見一暴厲之容憤怒之語雖性極恬和而亦不受侮玩時一几獨坐嬉嬉怡怡而肆中老少環立不命之坐不敢坐里中少年儂佻成風一見先君卽爲斂跡凡所爲不善狀寧受官司卞責不欲聞于先君有李姓者中邪崇病瘋狂披髮跳叫動以瓦石擊人人不敢近一見先君便伏地痛哭尤異事也先君性嗜酒微

醺卽止不及亂恬泊自持遇貴介卽引避從不一揖同邑薦紳牛屬瓜葛竟年不一面也時族屬鼎盛甲第蟬聯兄輩崧岩開府雲中紫岩掌禮垣明岩汝南別駕友石守莒州石岩令息縣恒岩鑑庵俱孝廉極一時之盛而先君從不出諸口曰簪紳自簪紳章布自章布也吾何有焉元旦拜晤之外足跡不一至其門崧岩伯笑曰三門二弟倔強猶昔具酒強招之竟日穆如也先是崧岩僉憲磁州先君貿易入其疆同行者私語于人曰此司道弟也先君聞之急命返棹詢其故曰吾兄爲此地風憲官而我以一介布衣爲人物色豈不貽地方累問者歎服而退肆中偶被盜火甲夜執之走告先君至中途問其狀曰鄰人之婦也先君云我去而婦被執定當鳴之官此婦何以見若夫非梁上纓卽井中泥矣其速釋去但日申某未之知可也一夕坐月下見壁側有螢火光家人掘其

地內埋磁確覆以蓋中若有物者先君曰吾薄福人也得之不祥其掩之嗟乎釋盜不問有陳太邱之風焉揮金不顧有管幼安之誼焉先君豈可于今人中求之哉先君中年無子得一女如掌中珠先所育伯氏女適高姓高固市井僧而伯氏女尤險毒而深刻反視先君親女爲駢拇指日夜謀所以陰傷之侍婢爲之不平先君曰吾女有我在吾兄亡遺此弱息安可與較或者撫育未至乎不然何人情相遠甚也恩養愛恤始終不替先君慷慨好施子逢僧則飯遇乞則哺鰥寡孤獨顛連困苦之人量力之所至俱爲助給而修橋煮粥糜無不殫厥心力而爲之獨不好浮圖曰其外道也將焉用此由是年彌高德彌劭盛德之名達于遠邇內而本宗外而戚屬以及鄰交市肆之夫咸以真寔之心結納之以樂易之風嘘拂之故貴賤賢愚尊卑大小無不親愛敬慕焉生平與世無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

五

爭競從未屈膝于公庭鄉飲大典邑侯敦請遜謝者久之曰我何人斯而煩子大夫折節寧不貽羞樽俎堅辭之事遂寢行年六十無子而女于歸後旋俎俎之前三日閉目不食所談俱因果事若乞憐于司命者之前曰吾願往事但如吾父何久之隨輾然喜曰佳兒佳兒吾費力如斯乃獲有此父其抱之而歸吾去矣左右皆聞之乃溘然長逝越數年後而不孝生先君時年六十四矣先君喜不孝之生也終不能忘情子女痛惋殊甚竟日鬱然閉門灌漑花卉調養魚鳥以寄寫無聊越六年無疾而終終之日家慈詢後事曰吾平生無一善狀但內省此心仰不愧天俯不愧人暗室不愧衾影晚年得子或者其克昌乎且叮嚀家慈曰勿以婦人之見姑息養驕俾此兒貽玷家譜也又何言又何言卒之日陰雲四合霖雨如霰雖遠近之人聞之無不拊心頓足揮淚失聲而里中耆

舊猶于數十年後稱頌咨嗟津津不去口先君生于嘉靖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卒于萬曆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得壽七十距今二十八年矣不孝舉孝廉便欲請銘隧石而鈍材蹇吻每一搦管輒泣下霑襟弗能措一詞今日成進士作令三年邀茲恩典榮及所生爰因兄靈盾譜輯先君小傳成而又細詢家慈兼憶平昔得之叔兄睹問者雜陳錯纂而不備不文竟未悉先君休美之萬一也則不孝終天之恨亦終天之罪耳

申氏家譜跋

吾族舊矣譜未梓闕事耳鄒縣兄筭中獲一藁藏十年茲付梓弁以贈考功府君引言附王太史張孝廉兩傳表厥徽誌不忘也世系圖闕像贊闕九世十世宗支闕山塋圖闕誥勅碑銘行狀闕外傳闕闕不一譜雖梓猶闕事耳有補闕備媿儼然全乘焉期以異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

其

日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閏正月九世孫佳胤題于司功公署

諫罷內臣公署疏

奏爲廉恥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借懇乞聖明方罷內臣建置以杜詔結之漸以節侈濫之端事臣見近日皇上欽遣內臣諸臣速章上諍未蒙採納仰知聖意淵微非臣下所得窺其萬一臣小臣也何敢剽襲諸臣之唾餘吹噓置喙哉但昨見戶部請置戶工二部總理太監公署已奉俞旨令二部爲之另置臣竊慮之夫旣建置公署則必需錢糧試思此何等時也臣且就工部言之庫貯日之營造多門邊警時間軍需甚急諸臣蒿目恨不能以一絲一忽作千百之用今乃爲內臣締造所費不貲此項錢糧將取給於何地乎皇上命之以稽核錢糧未見其清釐節省之效而先費庫藏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一

之金錢毋乃于皇上命之之初意大有不侔歟況供億繁難更有什百于此者乎且臣之所慮不止此也頃內臣往二部到任二部諸臣猶以爲接皇上之勅諭不敢不來行堂揖之故事無妨一至此不足爲諸臣辱今公署旣已另建勢必強司屬之臣匍匐于獨踞之庭卽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爲內臣屈而其中保無暮夜多慚寡廉鮮恥多方結納以曲獲其醜自行其私者乎此風一開將蔑本來之堂屬而不顧而轉倚內臣爲地官冬官之司命奔趨諂諛之習漸見于建置之後褻皇靈而喪士氣寧更有甚于此者且夫內臣果能仰體皇上之意精心潔己使兩部歷來錢穀之數稽核一清便可據實以報皇上其責亦已盡矣何必建置而後可哉臣束髮登朝三年以來屬叨遷擢之恩頂踵莫報用是不避忌諱懇切陳言伏望皇上少賜採擇立罷建署令國計有節士習日端

臣之利害榮辱非所敢計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崇禎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具奏留中

糾內臣檄謁疏

奏爲監臣移檄非體微臣瑣言漸驗伏乞聖明立賜申飭以全士節事臣于十月二十三日具疏懇止總理太監建署蓋惟恐以此開詔結之漸決廉恥之維所爭甚大非止爲糜費無益也臣靜候綸音不蒙批發未幾而建署之舉卒行矣此在聖明自有裁制臣不敢補牘強聒乃昨見臣部司務廳傳總理太監張彝憲信牌內崗本監公署已完擇于初七日上任所有兩部司屬官吏人等謁見一應儀注合照部堂體制會同斟酌妥當逐款詳開先期呈報臣見之不勝驚異夫彝憲之遣皇上原使之監視兩部出入錢糧未嘗假以堂屬相臨之體也今彝憲移檄曰司屬曰合照部堂體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一

二

制是明欲驅清署之臣羣然屈節于庵寺試令彝憲自思皇上勅諭中曾有是乎抑祖宗典故中曾有是乎且彝憲銜猶司禮職則監視原與巡視之體制相等惟是貪墨侵欺一任覺察若必欲亢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罄折僂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則彝憲殆儼然以卿貳自命其意不知以何者處諸臣矣不亦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耶況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日驕此則日詔于憲典而壞士風有如臣前疏所云者其流弊可勝言哉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匍匐于彝憲獨踞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伏望皇上俯採臣言立勅彝憲勿謬以部堂之體自居并飭兩部諸臣勿輕以司屬之體自褻公署雖置決宜絕跡不相往來止以錢糧文冊移會稽核庶國體正而士氣伸矣臣無任惶

陳待命之至崇禎五年二月初六日具奏初九日奉聖旨內臣總理錢糧各官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禮見其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必借題激陳該衙門知道

自訟疏

奏爲奸璫借事快私微臣受過獨枉謹據實披瀝仰祈聖明寔斷事臣于去年九月內蒙臣堂官劄委修理安定等四門軍器其計修過銃砲一千八百有奇長鎗等件四千一百有奇挨牌一千四百有奇人工物料臣皆加意綜核實該領錢糧一千一百兩有奇而城上城下查驗搬運之費不與焉節次領過庫銀七百五十兩整自十一月初旬庫內錢糧一分不給彼時邊警尙未大寧臣急欲完公隨將三年以來服官微俸共有一百五十餘兩陸續給與商匠刻期竣事至于臣督率匠作雖大寒大風皆躬在院宇中一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一

三

一監治風寒所中病入膏肓且夕不保頃故屢呈請告此自臣子分內事臣何敢言乃本月二十日京營三臣奉旨試十六門火砲不意有借事挾私硬坐中傷顛倒試器之堅瑕橫逞昧心之威福如總理錢糧內監張彝憲者彝憲以刑餘匪類蒙皇上簡用遂妄自尊大欲臣等行堂屬之禮臣嘗兩疏論之仰荷聖明容納而彝憲卽恨臣入骨欲借事陷臣矣適有試驗軍器一事皇上屢旨止命京營總提協驗未嘗及彝憲也彝憲不奉旨而來已屬可異乃一到教場卽倡言曰凡係金監督名下人盡數拘繫不令他走了

一個則其未試砲之先必欲甘心于臣已灼然可見矣及至試砲彝憲授指營軍以極粗鐵錐獨驗臣砲火門忽謂臣砲有百餘位無火門者夫臣之修砲無一位不曾經手經目膛中俱清火門俱通皆用臣姓名印記自信可以免罪乃忽有百餘位無火門者深

可訝也既而公論難容計無復之又只云十八位無火門耳此十八位亦何嘗無火門臣匠役以細錐通之彝憲強云不許就中高下在心獨中臣一人之罪爲阱甚深設機最毒然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矣臣雖篤疾未能躬詣此皆萬耳萬目所共見也且聞是日同驗試者或正色爲臣力爭或宛詞爲臣剖白而彝憲悍然不顧必欲硬坐臣罪諸臣懼于彝憲之威無可奈何不能堅守其前說矣尤可駭者二十四日臣所修砲已試過一半矣彝憲于二十五日獨謂臣砲雖驗過還不准算必令再試一次此同事諸臣中所未有也是誠何心彝憲有一毫從軍國起見乎總之彝憲謀害微臣取險最狠微臣抗觸彝憲至孤至危自非披瀝血忱歸身君父仰恃聖明電照覆盆則臣孱然之軀必壘粉于彝憲之手矣伏乞皇上大奮乾斷照察情事彝憲之指良爲楛是否挾恨報復微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一

四

臣之無因受枉是否搜覓羅織立勅當日試驗諸臣從公據實回奏如果臣涉欺昧雖伏斧鑕可長瞑矣擬稿未上

請撤監視內臣疏

奏爲神京之藩屏全藉宣雲宣雲之守備間尙可恃伏乞皇上專撫鎮之事權收回監視之命以爲根本聲援以挫逆賊之狂氣事痛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北畿南風鶴未萌而官民俱已奔潰卽有一二仗節不屈之士乃疏於防範復爲逆民所圖如撫臣徐標者久不足爲國家之翰蔽今眞保之間警報少緩而代州已陷賊鋒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府職於初五日聞報方寸驚惶竊謂天下大勢自茲去矣蓋逆賊欲犯京師誠慮宣雲號稱雄鎮其申勁旅難與爭鋒是以欲先取宣雲然後與畿南賊兵合股並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爲顧慮設謀誠狡爲憂實深職正在徬徨適有人

自宣府來京就而問之幸其大有可恃蓋大同一聞賊報代藩卽散財發粟鼓勵兵民兼之撫臣衛景瑗亦能協力固守有屹然不動之志而宣府撫臣朱之馮夙秉忠清之操兼有遠畧殊得士民之和合城士紳富戶不下二百人分有汛地每人各募勇士乘城措給資糧不僅望內解亦不取給民資人人願效死勿去此自逆賊破秦之後數月以來數十名臣所未有者賊萬一來攻必可以老師挫其銳倘有勤王之師其乘間而謀之則賊可殲而京師之干城端在此矣惟是一切守禦方畧料理已定忽有欽遣內臣至彼未免以己意多所更張上下官民反致擾亂又聞內臣帶有隨從人役不下四五百人此四五百人者難保其人人守法唯謹無毫忽敢擾民間且內臣之節制又不知果能嚴肅否也若從此人心一渙大勢將不可知宣雲不支臣恐有不忍言者臣世居京師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八十一

五

性命身家視皇上宗社安危與共是以昧死陳言非敢沽諫內遣之名一非故爲躍冶之舉萬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大監視內臣卽刻罷遣立勅兩鎮撫諸臣嘉其忠義責以後勁俾終始秉安貞之誠與民固守仍出奇設伏以屈賊鋒再調勁兵一枝聲言合助以資其犄角之勢則京師可恃以無恐矣尤望皇上因此兩鎮以例其餘倘有督兵重臣之處果能精戰守之圖則所遣監視可次第而罷以一其事權天下事尙可爲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崇正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具奏留中

呈揭

請告堂呈一

爲風疴積勞忽沉揣勢決難頓起懇乞代題養病以延殘喘以免曠職事竊職素稟虛弱舊有血疾先年每至入春時一舉發沾延

壯禱多至月餘但以先年筮仕學授繼遷六館事皆簡易未歷鉅
勞雖舉發此疾猶不至沉銅之極自去夏得遷工曹卽膺繁劇加
以去冬城守軍需之役邊警告急奉旨饋工晝夜在公風寒不敢
稍避彼時國事爲急此身爲輕卽每覺軀體少有不妥亦惟置之
不理用是病入膏肓醫藥罔効忽於本月初九日嘔血升餘昏眩
累日日今肺氣日熾喘嗽弗止寒熱不時飲食俱廢日惟奄奄一
息藥餌頻服竟未得減分毫雖沉沉牀褥間不逾數日而病勢沉
重岌岌可危若非靜息調理累月經年恐一息餘生決難牽復方
今聖明在上百司振作署無閒官且國事莫繁于起曹而臣罪莫
大于曠職今職雖奉外差二千里外一步不能跋涉固不待言卽
欲先辭此差候調理少痊猶出執事有萬萬不可以月日計者展
轉思維惟有請告一節冀聖明之憐憫得謝職以延生伏乞台臺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一

六

俯鑒真情准賜代題回籍養病遺下杭州一差急議改題別屬庶
國計不至有悞于以免曠罪而延殘喘感恩非淺辭矣

請告堂呈二

爲玉成之德雖深鋼疾之軀難勉懇乞俯鑒真情速賜代題以宏
作養以安愚分事本職以夙疾陡沉決難頓起于十七日具呈台
臺懇祈代題養病蒙批金主政城守諸器勞動殊多方題杭關何
遽請病調理數日仍應卽出赴差也職伏枕捧誦仰知台臺培植
深仁無非欲曲成屬吏職胸猶有心敢不仰體但思人臣事君獲
上不離此身身之痿痺何從自効今職以羸弱之軀遵沉銅之疾
藥餌罔功一息莫保而乃猶戀戀一官冀延旦夕恐曠瘵之罪積
久愈深設有起而以溺職之罰詰之職必無以自解雖台臺愛職
庇職亦必無以爲職解矣况杭關爲國計所關交代之期及今已

緩勢非題職養病則此差之改題目。延若此差之改題目。遲則職之獲戾愈大。職用是再四思維。決不出請告一節。可以保病。驅可以免大戾。可以無妨國計。可以不自言臺全職之心。懇乞速賜代題。且夕決事感激。恩造當無既矣。

除戎紀

爲修理城守軍需用功不遺餘力。謹據實詳述。仰祈台鑒。事。職奉堂劄。委修城守器具。先是登城簡閱樓貯器具。實甚浩繁。凡三日始得徧觀。一門見朽蠹者。居其半。見久造未必取用者。亦居其半。職此時若不分實用與否。槩議取修。恐難免虛耗之罪。因料當日守城器具。急需者爲砲。必需者爲鎗。鎗鏈。又挨牌而各城之朽蠹未甚。尙可整葺者。亦不出此數項。隨將各砲運至公所。年久銹積。窒礙腔中。皆有寸許。先以鐵鏟刮其浮銹。僅去其窒礙之大者。環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一

七

瞭膠結之銹。猶貼習而不下。復以鐵銼細爲磋琢。銹將去八九矣。又以磁砂置腔中。磨盪者久之。職乃取各砲近映日影。目擊底裏。見果無塵垢。方准其工。各砲火門不通者。十居六七。則用鐵鑽。或以麻油窒礙甚者。力通之。卽原有者。亦必爲之重通。令其滑潤。大寒大風。職皆督率工匠。在院宇中。親爲整飭。一一再三驗看。少不如法者。責令再修。見果如法。然後以一圖書識之。發與油作油餈。而滅虜砲。虎尾砲。二項。又皆銍磨外面。使之明朗。工倍諸砲。約計每日一工。實實止。可清理一砲。而銍磨外面。則三倍之。此修砲之實功也。至於鎗鏈。鏈。叉等件。初從城上運下。皆黑澁。不可觀。浸以香油。刮研銍磨。不遺餘力。乃得露其本質。而柄桿之修整。工又繁甚焉。杉木攢竹者。木心朽壞。固不甚多。而旁攢竹片類。皆散亂。不可收拾。則或纏以牛筋。或繪以川蔗。密糾緊束。復厚粘以魚鱉。然

後以磚瓦石甃爲灰敷飾其上丈餘之木至于用硃用油已經過匠役手四五番矣就中有朽蠹損折竟不堪修用者必爲之重新置造鋸木擘竹橫整斜纏木作之工較修舊有者更加數倍間有原係檀木爲桿造新修舊雖省一番攢竹工而用灰用布亦必經油作手二三番然後成器其間調劑樽節可仍舊者仍舊職不敢少有濫費以滋破冒之愆必果朽壞不堪乃議重新置補而原舊不堪柄桿皆留貯公所空房中可驗而知其無冒破者此修鎗鏟等件之實功也乃若挨牌正面繪畫肯面釘補工亦未爲不煩而大匠舖戶總計一差關領錢糧七百五十兩約計一門不過一百八十餘金耳查驗搬運物料人工種種取給于此一門器具約有二十件乃以一百八十兩錢糧修之試看費如許工夫用如許物力各役無米之炊枵腹之待不問可知而職從中加意節省委曲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一

八

設處之苦心固有不取盡言想亦有不俟職言者也冒昧實言統惟台鑒使職一段夙夜在公之愚衷不至沉沒則微榮豈有旣哉

揚雄擬箕子辨

讀南豐集見其與友人論揚雄書至上比于箕子之奴吁亦過矣因爲之辨曰舉夫古今之士有才不可以掩行文不足以槩學者多矣吾惟高其才不必盡其行而高之醇其文不必盡其德而醇之蓋聖賢道義之門非可以吾一隅之好而輕以予人者也此其論必折衷于聖人而孔子于商周間敘列箕子爲仁人則誠以其行也學也而非謂其文也才也夫箕子非無才無文者也洪範一篇千古之高文具焉此堯舜相傳之絕學也而孔子與之則探其披髮佯狂之誠以爲我不在商則天下必曰紂側之賢盡矣我在商而不披髮佯狂則紂必致之死地惟存此一息以存商祀如幾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二

一

之緒耳何樂乎富貴而爲之乎且囚奴有何富貴乎乃東漢揚雄之事則不然其依莽而不去與依紂而不去者懸也其爲大夫而食祿于朝與爲囚奴而佯狂于野者懸也其可以背莽而決以生死與不可以背紂而輕言去就懸也其在新而忘漢與在周而終不臣周者又懸也其劇美之文陋而諛可已而不已與洪範之文大而恒不可已而乃不已者亦又懸也南豐乃比而同之不過因其才之奇而遽欲尊其行也因其文之近乎純而卽欲崇其學也是皆賢智之過且其中書旁引曲喻率多不倫不可以悉辨其不率天下而卽聾從味冥頑不可貞者幾希矣且雄之言亦未可深崇也善惡混之說果自有所見而然之乎抑無所見而彷彿其辭耶愚謂惟其見此不徹故其言與學行與才判然不能合而爲一此在陳範之大賢固了了胸中者也南豐之言則誠過矣尙有謂

此于孔子之無不可者其得罪于聖人也又甚

與友人辨格物

承教格物之義非見性不可得及無內外精粗等語皆確然不易之論弟數日來少少體會敢因尊教而詳說之夫吾學之大自無內外精粗之可言而吾學之始則不可無內外精粗之辨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義一敬也夫婦一天地也而必有內外端至之分者則以殊其塗正所以歸於同析其端正所以竟其本耳愚邇來識得致知在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知所先後之知卽知止有定之知而總合爲致知在格物之知物既有本末矣則格非格其本末乎卽欲知先後矣則物豈無先後乎竊謂古本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一段蓋示格物致知之功而非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二

二

有錯文亦無勞補義者也因爲之說曰格物之功卽中庸所謂明善孟子所謂集義而異其辭者也夫旣明善矣集義矣豈有驟求之外物者哉則本末厚薄之間格之必有其序矣其始也不知性之本善非格也不知先立其大非格也因弗知行著習察非格也不知稽古考今非格也究且不知天地萬物理一之分殊分殊而一本終非格也所謂格者卽格此數者而已惟卽格此數者則見性卽是窮理窮理正以見性而存養省察與學問思辨無偏用也事父事君與事天事心無二事也是以執耳目以求聰明決不可以言學然吾性旣現聰明矣而何者可以擴吾聰明何者可以鋼吾聰明未有不稽之往哲歷之事務者就父子而求孝慈決非所以言學吾性旣明孝慈矣何者足以盡我孝慈何者有以損我孝慈未有不稽之經傳度之時勢者也且吾性之仁一也而以充

之物則親親爲大而民則仁而弗親物則愛而弗仁者差等矣此不可不格矣吾性之禮一也而以會于物則視聽言動爲要而經禮則三百曲禮則三千有條件矣此不可不格矣以至萬物萬理莫不有大小剛柔之節親疎隆殺之分必皆充吾性之本有在在窮之以求各當其則而盡人盡物參天參地皆在其中矣斯謂治本而弗遺其末析末正以經其本者乎故初若分內分外分精分粗而其實內外交養精粗并育旣不徒求之寂而流于爲我之私亦不二視其本而失之兼愛之弊者也是故就物尋理聖賢固必無此等學術若令人焉自幼閉之一室不接一物不讀一書而語之以致其知之學雖窮一生精力未有不恍惚而無歸者又何以乎天下國家爲吾儒之大學哉故大學言修身爲本卽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正謂格其本末所爲分精粗內外理一之所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二

三

以分殊知至其本末所爲合內外精粗分殊之所以一理耳止于至善端在茲乎至于一草一木雖皆有理然正不離吾視聽言動之間不外吾仁義禮智信之德故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卽曰反身而誠此則學問成章之時實驗其身心而非謂馳神草木者也愚謂程子之言未免有病者正恐初學者徒求之外物而不驗之身心非謂一草一木爲吾性命外物也故知有物有則之物爲格物之物知格物之格爲窮有物之則則全體大用必能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夫亦近取諸身而內外精粗已盡矣又愚所云心性二字看得分明者竊欲且將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及纒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之語揭起之以爲默識心通第一義而愚所悟八者則在程子性卽理也之一言夫旣言性矣何釋之以理此正成湯之所謂恒性孔子之所謂秉彝孟子之所謂性善者也而欲

明心性分合之義則益之以二字曰性卽心之理也其分其合不亦較然乎請得而詳論之夫人未生以前性爲太極以其性命于天也既生以後心爲太極則以心合夫性也惟其未生以前性爲太極故雖其人窮凶極惡不求其已放之心而終未失其本然之性惟其既生以後心爲太極故雖其人參天贊地擴充其本然之性而實起于先立之心嘗譬之心猶海也性猶水也情則其水之流動而才則其所以能流動者也夫無海則不足以注水而窵其初非水則亦無以成海亦猶無心則不足以成性而窵其初非性則亦無爲心也分心分性合心合性當無疑義矣又尊教所云頓漸俱無管他只是時時精進此至言也及云雖漸亦頓并不頓何以漸不漸又何以頓之語未免尙存頓漸之見不如云雖下學亦上達不下學何以達不上達又可以下學爲眞實義也一貫博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八十二

四

約之旨不更了然哉

與友人辨無善無惡

達教二年餘昨得良晤且聆誨益欣快不可言但匆匆中未能一罄所懷爲悵耳年翁所謂假禪學之圓通而自文鄉愿逢世之學術者此一語誠可謂切中今人之膏肓令之發洩雷之省者弟近日亦詳識其受病之源且考其古先聖哲自謂有一得者昨聊引其端而未竟其旨故詳言以請益夫所謂受病之源者惟是龍溪無善無惡之一言使天下日淪于夷狄禽獸而不自覺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其未發也渾然在中純粹至善者也自其一無所倚純是天悅故曰無思無爲無聲無臭而從古聖賢曾未敢曰無善也至于隨感而動順此則吉者順此性而善也逆此則凶者逆此性而不善也故大學止善中庸明善皆合人之動靜內外指

示以大本大原令其在在時兢兢業業至于孟子因此一語費了無數精神正學始賴之如中天之日至于濂溪誠上一章便提出至善二字明道言天理便曰知此便是明善卽象山慈湖號爲吾儒極超脫者亦不敢有無善之一言誠其所見之眞所慮之遠也自此言一出近世學者尙未窺六經四子之毫末便猖狂自肆糠粃詩書任情而行毫無顧忌其輩甚者且曰滯房酒肆皆是道場蕩禮越閑何所不至及一駁其非不曰廓然無聖則曰聖諦亦不爲舌徹耳聾總不相入柔靡者學此法則無非無是自待待物處處作平等之觀嗤笑絲人自謂眞佛剛復者學此法則蒙面喪心四維盡滅自待待物在在皆私意之用呵佛罵祖心目無天尙猶援引聖言叱咤賢傳或曰孔思言無比而是或曰程朱主敬着着皆非不知孔思之所謂無每就其一循天理不假人爲靜則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二

五

存仁義禮智之體非有端倪動則順仁義禮智之通毫非矯飾程朱之所謂敬正就此一團天理作勿忘勿助之功非有意矜張添一物于性上而乃作此悖謬無禮之譚其亦不仁甚矣弟年來因此憤恨不平思欲力挽邪風昌明正學其要有二一在表程朱之學問使天下人引繩切墨動靜毫不敢恣時時省提事事講究以求復吾心大中之體推吾心至正之用久久純熟自然思勉俱忘到字泰收功之地毋遽言自然之效令天下人墮落放肆一途不可救藥一在窮六經之本末使天下人自首至尾一字一句眞知力行要識無極太極原是飲食之常灑掃應對無非上天之載不可視六經爲糠粃鄙誦讀爲外求明道先生讀史不遺一字原與玩物喪志之旨絕不相背勿徒東扶而西倒也俾天下人沉涵浸淫于義理之中自然有水釋凍解之日而其大要不過程子兩言

曰涵養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而已夫知不過欲明此善敬者所以
求止于至善也然後虛靈不昧總是實理昭融行所無事只因一
理恰當天下之人庶乎其無大可憂乎于是道義氣節乃見真聖
賢是非好醜自具真衡量勿更萌兩種自以爲是而不可入堯舜
之道者歎盡天下人也而言言恐反不能盡謹此代布用請可否惟
直教之何如高子書奉上自朱程及我明薛子而外弟所服者此
公耳并以請正

與友人辨理氣合一

來教云夫氣之粹然者生人樊然者生萬物謂粹然者爲理可也
謂樊然者爲理可乎愚謂人與物同感天氣以生可以偏全分不
可以樊粹二以爲樊則負形載覺營營不息此所謂游氣紛擾生
人物之萬殊在物固不可謂之粹在人亦不得不謂之樊也一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二

六

以爲粹則聲應氣求親上親下此所謂陰陽兩端立天地之大義
在物雖各守其偏然不可謂之雜而無類在人雖皆備於我亦不
可謂之亂而無歸也亦一也獨是人者體得其全備陰陽五行之
氣實合健順五常之德是以戴天者首履地者足較然不混也四
德統行五典俱叙確然具足也放諸四海而準充之萬類而得殊
塗百慮一致同歸未嘗不樊也實未嘗不粹也惟其備全氣故卽
備全理無兩截也乃物則不然虎狼有父子之恩而不解乎仁民
愛物蜂蟻有君臣之義而無愧於裂冕毀裳豺獮報本未聞興禮
義之場睢鳩有別何嘗言內外之正諸凡草木或限於南北鳥獸
或滯於高卑此皆所稟之二氣有偏清偏濁之不同所賦之五行
有過與不及之或異又或有一竅之靈不能擴充其大有一端之
善不能觸類而長究夫天之生氣自無不全一落萬殊不能無別

且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是兼人物而言夫父母之於子也而可以或粹或樊二之乎則或肖或不肖實其形質之偏全耳認氣爲兩勢必認人物之性爲兩所謂致中和而萬物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與物之性又何說乎

來教云若曰有生萬物之氣原其有生萬物之理也則謂理主氣可謂理卽氣不可也謂氣行理可謂氣卽理不可也愚謂理主氣似太極生陰陽之說也氣行理似陰陽一太極之說也然太極動則氣陽靜則氣陰不可謂太極爲主而陰陽爲臣也理卽氣也且陽卽極動陰卽極靜不可謂太極爲止而陰陽爲行也氣卽理也主行二字似又多着一層矣

來教云且天之氣時有乖沴人之氣時有暴戾豈亦有乖沴暴戾之理乎愚謂天人乖沴暴戾之氣卽易所指陰爲小人柔爲不善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八十二

乾坤正氣集

七

者也朱子於履霜堅冰至諸解論之極詳大意謂一陰一陽造化之本不能相無以動靜言也然陽生陰殺則又有淑慝之分是又以善惡分陰陽矣氣和則爲陽爲理氣乖則爲陰爲非理究竟非正氣卽非正理終不可謂有氣而無理也

來教云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性與氣當有辨處愚謂此正性氣合一之言非性氣有別之論知性之貫於氣則性乃不入于幽冥知氣之一于性則氣乃不關夫起滅

來教云孟子志氣之帥氣體之充二句爲無病愚謂心之所之謂之志非志卽心也心卽道志非卽心故曰志於道是心之所之卽爲氣之帥獨主於動者言非兼動靜言也若夫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心決不口與一陰一陽之氣分帥卒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固言之志止可謂陽動則所帥者亦陽動之氣非以論于太和

謂道太虛無形之氣耳知虛空卽氣則不以志氣之帥氣體之充証理氣之二三矣且言帥言充分別名目者爲告子勿求于心勿求于氣言之以見卽論至次亦無精粗及後論養氣則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此處不言志而言心理氣合一之旨又和盤托出矣

正學說

聖人之學大學也大學者通萬古爲一息且萬物爲一體者也其旨則全發之孔子而一言以蔽之曰仁一物不備非仁也一息不存非仁也一事不爲非仁也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二三傳至孟子而發揮無餘蘊者後之學者岐內外分有無高者流于寂寞卑者病其支離竭終身之力以爲之不出乎訓詁詞章功利佛老而已至宋而濂溪夫子首開其傳作太極圖而天下人始知我所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二

八

自出一本也千古人物所自出皆此一本也二程夫子接之以居敬窮理爲工夫而其要旨則曰學者莫先識仁且以張子西銘爲導師而令學者專心致志于此諄諄言之矣謂此外更無學矣乃學者不知先返其原冒昧爲學故居敬則失之拘窮理則夫之泛究無所得又謂大儒之言有以欺我不知程子所謂窮理者窮吾心之仁理也居敬者存吾心之仁體也不知其仁何窮何居乎一知之而無息非敬卽無息非理其無一物非吾理卽無一物非吾敬矣光四表格上下必臻于此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其斯之謂歟

胎教說

凡古立教者教人復形質以前事也卽人因此形質率與教違性固無遷爾以生後皆習者事不慎所習則違性而不能不緣習以

愚性曠者地因起者亦地因坤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是善所習以至不習性其習者此爲徹始終學而其要在蒙蒙學始而爲言者也不可再三賈恐頻而致迷也時中行享戒倚而不立也復最初則正性命易爲功而習不能免夫山下出泉靜而清矣在有生則爲未發在未生則爲胚胎胚胎其最初時乎雖于無方體先微有間矣而純粹以精渾然具也無生無不生湛常存也人含天氣在血氣而靜虛不傷得所附罔所移也較之墮地一啼識知漸用者何如哉然自雖無所習而習于此肇端列女傳因有胎教論而責功于母且以太任有身生此文王爲古今抱子者師愚因是而悟聖人立教源學人作聖基也聖賢絕學至艮之不獲其身而極止不爲也光明寓焉卽四肢百骸生動依然寂爾存存者不與爲緣與爲主其與母兮腹我時有此血氣而不用血氣含大易之體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九

曰進生生者殆無兩也故君子盛德大業於始胎安止之理加損不能適還其蒙而已無餘事矣無如學人成此形骸後類隨所習茲乃不義習與性忘其初矣立教者惟俾就食息起居悟盡性至命事灑掃應對舉有無聲無臭者存於此能確有所見卽是返乎胚胎之始不逐生後爲基不識不知所感者以神收視返聽所通者以息無人無我所遇者以天以視胎時一陽之育直養而無害者不居然一哉故愚謂教胎者其義大其功微儒曰原始反終二氏曰父母未生曰歸根曰靜統會于此若夫妊子者正而無邪古人已著其目矣愚何言

易說

乾元亨利貞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元亨陽也利貞陰也繼之善而成之性也惟元亨爲繼故萬物資始惟利貞爲成故各正性命仁

者見之謂之仁見其繼而不見其成知者見之謂之知見其成而不見其繼不見其成則用不藏矣何明終乎不見其繼則仁不顯矣何明始乎然而行在繼先知從成起藏用其要乎惟知其藏用者而弗去焉則大明其所爲終矣卽其所爲終者而顯諸仁則始明矣其斯爲大明終始

大哉乾元亨利貞五字之義乎萬物萬則皆備而不遺一念一事同歸而不二析而言之四也總而言之二也也超文字而言之一畫也隱象數而言之太極也莫載莫破斯之謂歟

乾九三之危疑甚矣而孔子之所謂乾乾者不過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亦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誠也者其安身立命之基乎

可與幾之幾卽大學必慎其獨之獨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二

十

文言九二九三兩爻露一誠字愚謂六爻皆有誠也潛非誠不確見非誠不明惕非誠則咎生躍非誠則邪起飛非誠則感物不神亢非誠則持心不正大哉誠也其易之宗乎

易簡而天下理得易簡者元也元者誠也

明則敬不明則怠敬則誠不敬則妄尙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敬也直誠也清明也此其序也然而心不光明不可以言敬是敬先又有明矣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熙者明也止者誠也又其序也明固徹始而徹終者也故易曰知至至之又曰知終終之

知至至之惟精惟一也知終終之允執厥中也

閑邪存誠修辭立誠下學入門決當以此爲的

閑邪存誠伊川指之以敬一考亭又從而解之曰要去閑邪心便

一了此宜格言乎一則敬敬則誠在實致于庸言庸行間而已
誠是主宰知幾慎獨是工夫思無邪毋不敬是方法不曰去邪而
曰閑邪謂吾心之本無邪而邪者自外而誘我者也

居業則如轉石閑邪則如除蔓攻慾則如拔山吾心之不自慊孰
大於是所以然者知業當居而日即因循知邪當閑慾當攻而每
存姑息不誠甚矣夫非自欺之謂乎然欺不在大亦不在明有幾
微動于中即是故須于獨慎之

純粹至善者性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體備于我廓然大公與時
偕行而履道坦坦矣故曰率性之謂道五倫四維道也知至至之
知終終之非性何以致是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此
可以會未發以前氣象矣故潛易道之首也

天地民物莫利于安其定位而非類弗于則各從其類即所謂各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二

十一

正性命非易致也惟乾道變化者能致之九五飛龍是已故釋此
一爻其德業功能皆不言及以乾道變化莫可名言也惟槩論聲
氣之同詳析水火風雲之感極之萬物之觀上下之親誠見飛龍
在天之時五行庶類在各安其止而不見休徵山川鬼神一一
各守其常而渾其靈異妖固無象祥亦何形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至此非大人之造而致治之者乎

易爲六經首乾爲諸卦首乾元亨利貞爲繫辭首學者請細詳之
曾有一虛空影響字否乃開口便欲言無聲無臭以爲吾見超矣
曷若先于此實詣求之會得此字洋洋優優徧天地皆道真是密
匝匝底欲求無道處安身須臾不能也自暴自棄者何哉

程子遺書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

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于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古已與人鉉按程子所云種種名目盡于經之五字矣人能體此則終日對在天信非虛語也五字中可以思誠可以識仁可以居敬

乾知大始大始者仁也知大始者識仁也識仁則大明終始矣坤作成物成物者終也作成物者永貞也永貞則保合太和矣

正蒙太和章語與乾彖文言悉合太和者元也始而亨者也細縕相盪則行雲施雨勝負屈伸故時成六位浸而廣大六位時乘也浸而堅固性命各正也是不保合太和乎然非卽利貞而見太和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六十二
也此時乃見保合之太和耳幾微易簡清通不可象者已從無物時游浩浩之天焉是以冲漠無形動靜互根肫肫淵淵三極五行充塞無間非可以終始明也時乘各正豈容安排思議於其間乎曰大哉乾元有廓落無垠義健也日至哉坤元有謹厚不浮義順也

亢龍有悔所以謙謙君子用涉大川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豈以一毫利害爲心哉聖人固有知其必退必亡而猶爲之者惟不失正故也屯者乾坤定位混沌初開震爲長子始出用事以濟險難具四德而繼乾坤人道之始也但乾元坤元一入剛柔便落形質故難以之生然不交不難不難不通君子經綸全見于此卦辭云元亨利貞者惟初九足以當之初剛明之才獨能與時消息日制其剛盤桓而不敢騁惟剛然後能

盤桓卽乾之樂行憂違確平不拔者是非遲迴不進之說也剛而有制是謂居貞亨貞之大滿盈之動端在是矣且尊而居卑以貴下義親民民服利建爲侯順以綏之勿用有攸往也健以濟之宜不寧也此一卦之主而經綸之極也九五居尊位而具剛體似亦可以經綸乃陷于坎中動而多阻初九得民于下衆皆去而歸之六二雖爲正應陰柔不足與濟施爲德澤壅而不流蓋威權不在已也而欲驟以正之失勿用有攸往之意求凶之道伊川謂魯昭高貴鄉公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猶言漸正之也能如初之盤桓徐爲圖焉或克有濟耳六二居屯守正爲初所制不能應五爻乃反常六三體不中正上應無緣近國躁進迷幾往吝勿用有攸往一語適以戒之六四已入坎體身任濟屯之責而陰柔才弱難濟時艱必往求于正應之初乃可吉無不利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一

七

明者不能故象曰明也上六居屯之極正當思所以濟屯蓋亂極當治屯極當通理數之常也但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爲而才不足坐失機會徒爲無益之泣象曰何可長也言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爲治卽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耳

童蒙者大哉之元勿用之潛于是焉寓求我者求此初筮告者筮告此利貞者利貞此時中者時中此養正者養正此也然所謂初筮告有二焉一則聖人循循善誘之方憤乃啟悱乃發舉一反三乃復迎學者急筮之心則告之一告則亨平日疑團一朝立破而人我渾然之體自在也健莫健于此矣一則聖人使民不倦之法未施哀而哀未施敬而敬可由而不可知迎民欲筮之心則告之一告則亨羣黎徧德帝力原忘而上下恬然之理自存也順莫順

于此矣

門人一貫之疑會子乃告以忠恕夫忠恕者門人之初心所謂童蒙之筮也而必分割之曰如何一如何貫則再三之竇矣

蒙九二剛中其戒慎恐懼之本體乎六五以含宏應之則不覩不聞之義矣故曰童蒙吉大哉蒙也性與天道之幾盡矣

初筮告再三竇已盡夫率性之義矣性可竇乎

剝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夫五倫四維天下人之所依以爲廬者也有一君子在上猶可爲之昭示整頓而不至于大壞故君子得與而民所載卽小人亦在其中矣使小人必恃勝而盡剝之天下事乃至於極弊而不可救人心浸變爲禽獸小人已無安身立命之地何可用乎然而天下厭亂必有豪傑崛起盡化羣邪力扶正氣所謂禽獸者當揚于王庭孚號而決之民之所載業復更新而小人之所剝者尙何在乎故曰終不可用以見其繇乾坤正氣集卷三百八十一

十四

復而至于乾皆無可用時矣

無妄初動以天乃爲無妄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乎若夫初動以人而返之天則爲復矣非無妄也故乾言進德必在與幾學至意誠要歸慎獨皆于其初動致功者也惟全此無妄之天而已矣出妄則入誠出誠則入妄在無妄之時而有攸往焉何之乎恐其離无妄而往有妄也與幾之學微已哉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六二當此之時惟有以中順之道固結上心而已若少露鋒鋷小人便乘隙而間于上則難于有爲矣此神于邈者也

震來虩虩者君子戒慎不懼恐懼不聞終日乾乾常齟齬若震之來也笑言啞啞慎獨工夫已得要領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震驚百里句渾爲人雷似非聖人立言之旨且豢驚遠懼邇便接出可以爲宗廟社稷主豈有方說雷又言王者蓋學問至震來虩虩笑

言啞啞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驚遠者遠之則有望也懼邇者近之則不厭也震驚者凡人羣仰聖人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篤恭而天下平聖人作而萬物覩也百里者舉成數也不喪七鬯者言此道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至天下咸動而無聲無臭居然一未發之中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七鬯喻言柄也若止謂不失祭器卽畧有矜持者亦能之且未聞雷震而人人手失其所持也彖曰恐致福所謂受命于天也後有則則卽中節之節也震驚百里驚遠懼邇言敬慎之君子感動遠邇也卽接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如所謂百神饗之某之禱久也

讀易之法要先識卦名而印以卦象乾坤不必言矣如一陽生于下則爲動義故曰震一陰生于下則爲入義故曰巽如上水下雷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二

五

長子始出用事一陽方動在抑鬱險阻之時故曰屯然先不識卦名而徒觀卦象恐學者智解決不及此知其卦名卦象之義又當觀此六畫中何畫爲成卦之主然後看卦象辭卽以彖傳解之得其大義因而又思此卦名象六畫之中宜動宜靜當剛當柔雖難以一例論然大槩可得又有一定之例者如以下接上謂之承以上連下謂之乘一二三對四五六謂之應有遇而吉者有遇而凶者有遇悔吝無咎者皆以卦之名義求之然小象中雖一二語已該一爻全義不可忽畧看過大象則示人以用易之方觸目便可了然益人神智正在于此總之一卦有一卦之時識其時則易不難看又中正二字大易之本合時與中與正三言可蔽易旨矣

易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二句大學誠意之旨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則致知格物之事

天一生水而坎成乾元之氣資于其中矣雖遇止也而亨可必焉水之自至乎亨猶性之自然爲道者但性自通爲道非別有一道以求性故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言性自生生匪可逆溯而強爲者彖曰志應也其志氣交動之微義乎

先天卦位以無用爲用者也故震爲一卽爲乾之元坎爲三卽爲乾之亨艮爲七卽爲乾之利乾爲九卽爲乾之貞陽在內則爲元亨陽在外則爲利貞陽內以無用爲用陽外則以用爲不用矣巽爲二卽爲坤之元離爲四卽爲坤之亨兌爲六卽爲坤之利牝馬坤爲八卽爲坤之坤利牝馬之貞陰在內則爲元亨陰在外則爲利牝馬之貞陰內以無用爲用陰外則以用爲不用者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工夫作得一時免了一時禽獸作得一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二

六

日兔了一日禽獸纔有纖毫不敬不義己不免爲纖毫禽獸矣而今而後吾知兔夫蓋謂免了作禽獸也且莫將此學說太高只不失其爲人可爾克己是敬義工夫

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皆言其所以爲陰陽者也而其實陰陽則一氣也夫氣而道行乎中神道其微故徹上徹下惟此而已矣所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耶周子之言太極動靜張子之云太和絪縕皆其有得乎此者耳河圖之數與位總之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故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又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啟蒙曰天數地數各以類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夫一氣流行初無殊異然尊卑貴賤之分剛柔形象之司定而不移乃可通而不隔故惟分陰分陽乃能五位相得所謂以睽而合者乎

五行有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則曰水火木金土蓋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五行中之最輕清者也金木則重于水土則又重于金木矣是質生先後之序也五行有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則曰木火土金水也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至于運行之際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是氣行先後之序也

姤與剝之在天行道適然耳百物賴以恒久不已聖人亦奉若焉及乎人事際之則凶悔吝之終始也宜有義以歷茲聖人作易至於陰萌與勝之筮未嘗不反覆致慎也夫氣化之陰十月斯極然而日月星辰之運山澤水火之宜以至人與物上下靈愚之位猶夫生遂亨嘉日也特其環周之度斂而不舒物各得其所節而貞美利於黃中之宮以遵晦爲生養焉王弼所謂性其情者是也乾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二

七

元不息之幾統毓於是待復而後見其心止爲恒人言耳則夫陰之始至與其方盈正大化流行之有漸而以是綿通久無疆之功夫何患矣哉乃若世道則不然在姤之象小人爲始進亂政爲造端其浸而之剝也則象乎蘭芷變而不芳律度荒而失緒邁茲之會非有神用不測正大之情見忽邪僻乘焉微而變矣剛健不彰彼或伺其隙而免我章之反爲其所忌久則朋徒益繁浸以不制舉國失日而謂我獨知危斯窮也傲然無所倚羣率黨而攻之一倚焉而蕭艾之爲是懼聖人值此深觀萬物之理咸止於陰而卽生於陰特在天地者安之在人者強之此而能默有經綸陽迺於人所不見之地而要其至當姤之兆也用壯君子每召奸所忌以致敗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含晦章美不露戰勝之才俾小人人其範圍而不覺以杞包瓜而乾陽之不毀決於此及乎噎噎蔽天

善無強輔小人決無容君子之勢而剝上以陽剛居無位之地順於其止日圖善乎歸藏世咸望其翱翔而不敢侵而小人亦無所用其角不食之果恃以得輿載民而乾陽之全體蘊是矣迨至來復斯形出入無疾陽之一綫正含章不食時潛以養焉應其候而發者然後知君子含容于陰長非縱之退避于陰盛非畏之裁成輔相于其間而天下人莫之窺豈徒靜深自存不與小人較勝負已哉其視天當陰疑與至之時正息陽以爲生之本退陽以爲進之地者一而已矣得此意者其殷之箕子乎洪範一篇備天地生之大德匪佯狂則彝倫之不絕如縷矣萬物生民其何恃以爲載故明夷之五著其位始五剝上博其功下此則狄梁公有焉體陽德于厥躬而與陰先後而不置二君子者其幾于天行之變而有常者歟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八十二

六

漢魏六朝易

李鼎祚集易解

鄭彖注抄

王弼註

孔穎達疏

宋儒易

大全

程朱

張橫渠易

趙復齋易

楊誠齋易

許魯齋私言

明儒易

李維楨古易編

楊時喬大全

卓吾易

來知德易

鄧元錫易

郭青螺易

劉澹齋解

說統

錢啟新象像管

見

不見易不謂之聞道周程而後大儒皆然然學者欲求空虛幻妄則一陰一陽之謂道者謂何欲求之糟粕煨燼則神無方易無體者謂何惟於庸言庸行中得夫無聲無臭之妙則幾矣

知體虛空爲性又知本天道爲用張子此言真得正學之性合

語而有所得斯見易矣

人道危微解

間讀虞書以爲聖人之道大而不能博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也及通舜命禹十六言乃知聖人之時行也如龍而立本也如淵惟曰先明其心而已矣心見則綜人與道之合而匪雜嚴人與道之界而匪離學者惟不自見本心而徘徊人道之際或強分焉強槩焉並失精一執中義也夫中卽心體卽道體而人所以人者誠無爲無安何危日監在茲卽顯而隱是天命之性也庖犧氏一畫象焉是率性之道也陶唐氏允執一言著焉是修道之教也有虞氏十六言備矣三者一也嘗因是而默識吾心之始覺寂然湛然無所倚然思慮未起則鬼神莫知思慮旣起而純亦不已匪唯食味色聲皆後受人益之故卽仁義禮智亦動而斯有之幾惟此靜虛之

乾坤正氣集

卷言全一

九

源充周乎上下四表聞矧吾之形質皆所神明而扶持爾安斯止而易簡之極爰知險阻不避危就安是謂安安物莫得危之謹於至微天見其明而地見其光不好微絕顯而冥冥於根者嘗昭昭在耳目焉是心蓋終古不毀者豈以人七尺圍存亡二哉卽心之道卽道之人精茲一茲不可過爲析也以立教則必在颺言以析之不析而徒云人卽是道彼學者不知官器實粹精之凝止認飲食男女爲游行出王資也不知性命作物恒之主反借德行藝爲長傲飾非目也卽徒曰人心有節可安道心寓瞬可見彼不自動而未形辨堅氷之漸轉假過不流之說成迷復凶也不卽盛德大業契獨知之宗泥乎意想觀聞爲無妄往也惟截然曰人心道心明義理精微形氣濁亂勿比而同乎曰惟危惟微明偏形氣則禽獸隣不俟酒池肉林而剝乎極義理斯淵默無迹必藉察識擴充

而現乎然聖人之學終不可歧而視也彼恬暴棄而不求道者雖
行習而別求道者若人不可合道若道或遺乎人豈聖人之言爲
口實哉亦思天秩天叙民哀也聰明明威民視聽也若昊天敬人
時歟命二十二人亮天功歟統以一心則靡人事而非天道矣其
在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人也天載
道也式文王而道在是其在易曰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以御天大
明者人也卽以御天則道豈遠乎哉孔子曰道不遠人曰不可須
臾離切而言之直曰修道以仁仁者人也總神理血氣貫洽于無
方無體中矣學不通此而專務破除私欲以爲精一功是人爲駢
枝也滅東生西將不肅而治兵伍主不克家而督臧獲則逐寇實
嬰之疾也卽私欲果制不行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不知或耽
寂守以爲精一功是人爲岷蚩也遺外逐內窳至自私而用智典
乾坤正氣集

卷上南十一

三

常嫌擾乎虛靈同患槩屏乎藏密則羹慾墮廢之愚也復禮之學
豈絕視聽言動更有幽深哉神妙萬物者何也去是二弊亦惟曰
明心爾矣悟得此心謙知思爲皆循其本與大化融於不測範有
實無處有長無本剽者成一大人清寧位育皆人事惡乎危草木
變蕃皆吾道惡乎微是之謂精無毫髮憾也是之謂一無或時或
物殊也曰中亦難言爾此庖犧氏所以象而無言陶唐氏所以一
言盡爾有虞氏豈不及古而爲益語哉學者不可不善會

09972

